

諸子研究之四

標點  
註解

莊子校釋

支偉成編

上海泰東圖書局印行

支偉成編

中華民國十三年四月初版

老子道經

莊子校釋

二角

(實售六角五分)

揚子

標註者 支偉成

一角

發行者 趙南公

晏子

一角

印刷者 泰東圖書局

本叢書

治學方

總發行所 泰東圖書局

法整理者

分段符號。

代售處各省各大書局

上海泰東

發行

有版權翻印必究

# 莊子之研究

支偉成述

## 莊子略傳

莊子名周，或曰字子休，宋國蒙人。蓋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約在民國紀元前二一八六年，西歷紀元前二七五年左右。）嘗爲蒙之漆園吏，故後之宗其學者，稱「漆園學」。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剝剝儒墨。其言洗洋自恣以適己，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甯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

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與孟子同時，未嘗往來。書中多載其與惠施辯論之語。太史公曰：『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得厥要旨矣。

### 莊子書略考

莊子書，漢書藝文志稱有五十三篇，晉郭象刪定爲三十三篇。共分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內篇七篇可信，外篇雜篇多屬僞作。史記謂『莊子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術。』宋蘇子瞻則謂讓王盜跖說劍漁父爲僞託。蓋文筆不類，史事亦不符也。

### 附參考書舉要

古今註釋莊子之書極多，就其可供參考者言之：

晉郭象注莊子翼莊

司馬彪莊子注



唐成玄英莊子注疏

陸德明莊子音義

清王夫子莊子解

馬其昶莊子故

王先謙莊子王氏註

周金然南華經傳釋

尤以郭慶藩之莊子集釋爲最詳備。章炳麟著齊物論釋以佛法解莊子，與華嚴瑜珈相會。餘如王念孫俞樾孫詒讓諸家校釋，本書尤多取材。

### 莊子之宇宙論

道家之學，以「道」爲宇宙之本體。此說本之老子，莊子益充其論。謂道「無所不在」，道以外無萬有，萬有以外無道。天地萬物皆由道而生，由道而顯，由道而隱，凡生滅成毀皆道也。道無始無終，永存無際，恍惚不可見，生生而不已。大宗師篇云：

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神，引出也。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

萬物之消長變化，皆爲道之發現；欲一推其消長變化之由，則又莫知其所萌，莫測其所際；蓋無非自然而已。人物各稟受自然之迹，以生以長，以化以滅；流轉往復而不已，皆「道」之妙用也。齊物論所謂『若有真宰』者，蓋假說以伸自然之現象，非更於道之外立神爲主宰也。

### 莊子之生物進化論

莊子以道之發現而爲萬物，萬物自然而生，亦自然而化。秋水篇云：

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

## 將自化。

『自化』者，卽莊子生物進化論之本旨也。至其論物種之由來，則本其由道散而爲萬物之宇宙觀，謂萬物始本同類，逐漸變化而不同形。寓言篇云：

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

萬物本屬同種，因時代之進化，蛻變異形，其始皆爲極細微之「元子」。至樂篇謂『種有幾』。幾字从𠃉，𠃉字从去，本象生物胞胎之形，卽指物種最初時代之「元子」也。由是逐漸進化，由微菌而爲下等生物，而爲高等人類。故曰：『萬物皆出於幾。』人物既死，腐化成微菌，是謂『反入於幾。』出入往復，卽所謂『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此皆天然之變化，故謂之『天均。』生物進化，皆由自化，並無主宰。至其進化之故，亦由天然之適合，如鳥飛魚泳，完全出於

被動也。又如『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鵠烏之黑白，非由彼自致，天然使之黑，使之白也。

### 莊子之人生哲學

莊子之人生觀，抱達觀主義。以死生爲一致，視死生如夢覺，故不必好生而畏死。大宗師篇云：

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訴，其入不距。儻然而往，儻然而來而已矣。

誠以生來死往，變化循環，亦猶春夏秋冬，四時代序，殊無所用其哀樂貪戀也。至樂篇紀莊子妻死，莊子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怪而問之，則曰：

是其始死者，我獨何能無慨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

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

莊子於人生一切壽夭生死禍福，皆一概達觀，一概歸之命定。嘗曰：『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皆樂天安命之旨。

### 莊子之論理學

春秋以「屬辭比事」爲教，戰國之際，學者益究修辭正名之術，墨子作辯經，名家之徒宗之。方莊子之時，則有蘇秦張儀倡「合縱」「連橫」之說，騶衍騶爽肆「談天」「雕龍」之論，尹文惠施公孫龍等競尚巧辯。莊子以旁觀之態度，論各家之爭辯，以爲是非真僞，皆有所偏，故作齊物論以破之，睥睨儒墨

名法之徒，兩忘其是非之辯。其言曰：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也？我果非也耶？我勝若，若不我勝，我果是也？若果非也耶？其或是也，或非也耶？其俱是也，其俱非也耶？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黜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耶？

視是非爲不足爭，純屬懷疑主義。莊子以百家所以交相非者，皆因各執其成心之妄見。嘗曰：

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

蓋欲息是非之爭，當去其成心之妄見，是謂『以明』。以明者，卽以彼本此，以此明彼，反覆相明也。又曰：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

『彼』卽『非是』。是與非是，相反適以相成。若無是，何有非是？爲其有是，故有非是。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是與非是，本無標準，亦隨時勢之變遷。

而有進化退化秋水篇云：

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

此言是非善惡之隨時勢爲轉移也。明乎是非善惡之無一定標準，則當逍遙肆志，無爲而自得。夫宇宙之內，品物萬殊，大小不一，能各安其性分，則無不逍遙自得。逍遙遊篇，以相對之差別相，而由「同一律」Law of Identity 以示其絕對無差別。如鳥獸之逍遙自得，與萬物之逍遙自得同，萬物之逍遙自得，與人之逍遙自得同。是莊子積極辯證之旨也。

莊子之修養……結論



莊子學說之根本觀念，全在隨順自然。故其論修養之工夫，亦在破除世間一切物欲，無思無慮，而游於方之外也。繕性篇論古人修養之法曰：

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

莊子之修養法，在於心氣恬靜而知不蕩。如是斯能泯乎私知，合乎自然。應帝王篇又云：『遊心於淡，合來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卽以無思無爲，順任自然，爲修養之要訣也。

結論 綜觀莊子哲學，不外出世主義。雖與世人相處于斯世，而斯世之一切是非善惡禍福得失，悉不措意。此固本其天道自然之觀念，亦當時世事蝸蟻，有令人不堪過問使然。

莊子視天道無所不在，無所不包。其學說之最大影響，在養成樂天安命之思想。充其弊也，使人流於阿諛取容，苟且媚世，不問人生之疾苦；而一切學說政治胥無振作進步之望矣。至於人欲橫流之時，權利爭攘之會，則莊子去思寡欲之學，固救世匡時之良藥也。

標點  
分段 **莊子校釋目次**

**上篇 研究之部**

莊子略傳

莊子書略考……附參考書舉要

莊子之宇宙論

莊子之生物進化論

莊子之人生哲學

莊子之論理學

莊子之修養論……結論

**下篇 解釋之部**

莊子校釋 目錄

卷上 內篇

逍遙遊第一 齊物論第二 養生主第三 人間世第四

德充符第五 大宗師第六 應帝王第七

卷中 外篇

駢拇第八 馬蹄第九 肱篋第十 在宥第十一

天地第十二 天地第十三 天運第十四 刻意第十五

繕性第十六 秋水第十七 至樂第十八 達生第十九

山水第二十 田子方第二一 知北遊第二二

卷下 雜篇

庚桑楚第二三 徐無鬼第二四 則陽第二五 外物第二六

寓言第二七

讓王第二八

盜跖第二九

說劍第三十

漁父第三一

列御寇第三二

天下第三三

莊子校釋 目錄

分源點段莊子校釋卷上

支偉成編

內篇

逍遙遊第一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力努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海運，海氣動則颶風作。鵬乘此風而南徙。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鼓翼激水震蕩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搏，拊翼徘徊而上。扶搖，颶風。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空中遊氣，如野馬之奔馳，如塵埃之翬翬，鵬則憑以飛舉。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鵬但飛行遙遙自適，不計高下遠近。且夫水

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堂之凹處則芥爲之舟；置

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

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而後乃今圖南。培，重也。天

，折回。闕，墮止。積風既重，則可南行無阻。蜩與鸞鳩笑之曰：『我決起飛而飛，槍榆枋，時則或

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葬蒼者，外郊三餐而反，

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行遠則蓄糧多，猶飛高則積氣厚。之二蟲又何

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

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龜大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

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



有知其修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

羊角

風旋

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鷃斥澤小鷃笑

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乎蓬蒿之間，此亦飛

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

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

莫不自以爲得。

而宋榮子猶然笑之。猶笑其不齊。且舉世

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竟，斯

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

世俗能知此者，未能多見。

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

泠然善也，

輕捷順利。

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

福者，備也；無所不順之謂。御風者，當得順

風乃行。

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

尚須待風。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

六時

消息之變。

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皆順物之性。

，因自然之迹，不助不  
逆不私，守之以無爲。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賓當爲實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此言各安所遇，以證聖人無名。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飢膚若冰雪，淖約柔弱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

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一吾以是狂

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鍾鼓

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時，通是。女，同汝。謂是言乃汝之謂也。接

與言本可信，汝以爲誑耳。之人也，之德也，將磅礴混乎萬物以爲一世求薪也，乎亂也，治治孰敝敝

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也，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

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猶將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此證神人無功。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

內之政，往見四子。許由，謠缺，王倪，被衣。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既見四子，茫

然自失，視天下若無有，猶越人之無須章甫也。一此證至人無己。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

量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剖而小之，則落下之，片無窪坎可以盛物。非不喦然大也，

吾爲其無用而掎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

之藥者，世世以泝泝統爲事。龜，善縮而拘攣。泝泝，洗滌。統，絮也。冬月漂絮，塗此藥則手不拘攣。客聞之，請買其方百

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以泝泝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

』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

封之。一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泝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

石之瓠，何不慮敗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

蓬之心也夫！』蓬，短散不暢達。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

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

曰：『子獨不見狸狌乎？伺捕小動物之意。教者。卑身而伏，以候敖者；伺捕小動物之意。教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 齊物論第二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偶。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忘自汝知之乎？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從出。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地大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呿，而獨不聞之。參

乎？長風之聲，自遠而近。山林之岷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

洼者，似汚者，以上激者，謫者，叱者，叫者，譟者，突者，咬者，以上前者唱于，而隨

者唱喁；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過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

之刁刁乎？調調刁刁，動搖之形。此描寫地籟。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

籟管之類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

誰邪？風吹萬竅，出於自動，非天所代爲也。大知閑閑，廣博之貌小知閒閒，有所閒別大言炎炎，美盛之貌小言

詹詹，小辨之貌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結爲構，日以心鬪。縵者，遲留不決窘者，深藏

不測密者，計較不漏小恐惴惴，大恐縵縵，驚悸不甯其發若機括，其司同是非之也；其

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總言是非爭執之變態。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爲

之，不可使復之也。因有爭執而神明勞傷，日以消殺。其陷溺終不可復。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洩也；近死之心，

莫使復陽也。厭思誠默，如老油無水，如垂死之無生機。喜怒哀樂，慮嘆變熱。反覆姚佚逸啓態。喜樂出

虛。喻乍作乍止蒸成菌。喻倏生倏死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變也無端，日夜代異。已乎已乎！日暮

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為使。彼

自然也。自然生我，我自然生，但任自然，非相為使也。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

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藏，賅全而存焉，吾誰與為親？直自存耳汝皆說之乎？其有私

焉。皆說之，則是有私。有私，則不能賅而存。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四支百體，各行所司，為我服役，猶臣妾之為用也，固不可以相私。其臣妾不足

以相治乎？其遞相為君臣乎？乃均服役於我，則不能相為統攝。或於服役之中，互為統攝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

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求得其情，真不加益；不得其情，真不加損。受形以來，本

無喪失，直待形盡而止，始終不易其性。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與物順逆相交，無有處止，

一旦形情真滅，乃可悲矣。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蓊然味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

人謂之不死，奚益？實與死同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

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芒然不知其所以然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

無師乎？心之足以制一身之用者，謂之成心。人自師其成心，則人各有師。故付之而自當。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

焉。以成代不成，非知也，心自得耳。故愚者亦師其成心，未肯用其所謂短而舍其所謂長。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

昔者，昨夕。未成乎心，是非無由生。猶今日適越，昨夕無由至。是以無有爲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

且奈何哉！禹歷九州，方知九州實況，以無爲有，禹尙不能，況其他乎。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言之有理，與風無心而吹異。其所言

者，特未定也。彼我情偏，是非莫定。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爲異於鼂音。鳥雛出卵而叫，其音無定。

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隱？據依而有真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

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是以

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以彼明是，以是明彼，反覆相明，則是者



非是，非者非非，乃無是非。

物無非彼，彼當作非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

是亦因彼。

物有所偏，則皆不見彼之所見，而獨自知其所知，自知其所知，則自以爲是，而以彼爲非。故謂彼是相因而生。

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

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

無生無死，無可無不可，無是非。

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

豁達者不由是非之塗而照察於天理之自然，因天下之是非而自無是非也。

是亦彼也，

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

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

偶，相對也，彼是相對，而聖人兩順之。故無心者，與物冥而未嘗有對於天下也，此居其樞要而會其玄極以應夫無方也。

樞始得其

環中，以應無窮。

是非反覆相尋無窮，有如環。環中空，無是非也，故應無窮。

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

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

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

公孫龍有白馬指物之辯，不若非指。非馬之喻爲透切。天地一指，萬物

一馬云者：指，百體之一體；馬，萬物之一物也。

可乎？不可乎？不可乎？不可乎？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

無不成，無不然。惡乎

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

不可。故為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莛，檉鐘之槌。楹，屋柱。莛與楹，以大小言。厲與西施，以美醜言。恢恠憭怪，道通

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唯達者知通為一。

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幾

靈也，至理盡於自得也。

因是已。

達者因而不作

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

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

養援狙者賦芋，給與椽子。

曰：『朝三而暮四。』

朝三升，暮四升。

衆狙皆怒

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是以聖

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

莫之偏任，付之自均而止。

是之謂兩行。

任天下之是非

古之人其知有所

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

此忘天地，遺萬物，外不察乎宇宙，內不覺其一身，故

能曠然無累，與物俱往，而無所不應也。

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

雖未都忘，猶能忘其彼此，封當作對，彼此相對。

其次以為

有封矣，而未始有是非也。雖未忘彼此，猶能忘彼此之是非。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無是非乃全。道

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道虧則情有所偏，而愛有所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

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鼓琴則彰聲而聲遺，故虧。不鼓琴則聲全，故

無虧。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枝，柱。筴，杖。節音之具。惠子之據梧也。以梧爲几，據几言談。三子

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三子能知精盡，故能終身篤好。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三子獨

專故異於衆人。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味終。欲明示衆人，而不

是以終於堅白之味而不悟也。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緒，終身無成。綸，明知。昭文之子以文之所知爲緒。餘之論，仍非所明而明，故終身無成。若

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

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聖人無我者也，滑亂疑惑則圖而

是非歷然自明。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

則與彼無以異矣。

是非不相類，有是非則是相類矣。

雖然，請嘗言之。

至理無言，言則與類，故試寄言之。

有始也者，有未

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

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

窮有無之原，以至於無無。

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

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

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並我

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

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

巧於歷數之人

不能得，而况其凡乎？故自無

適有以，至三，而况自有適者乎？

自有以適，數不可窮。

無適焉，因是已。夫道未始有封，言未

始有常，爲是而有畛也。

道一而已，無對待也，有對待則列分畛域。

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

當作有論有議

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謂之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

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不見彼之自辯，故辯已所知以示之。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皆不存其迹。道

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園而幾向方矣。此五者皆有迹存，雖似圓虛，而已漸邊際。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所不知者，皆性外之分也。故止於所知之內而至也。孰知不言

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浩然都任之地。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若有若無，任其自明，葆藏其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脰，

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二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卑微穢小之地。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况德之進乎日者乎！』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問物各有所自是。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

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汝：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鱸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恟懼，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螂且甘帶，帶，蛇也。鴟鴞嗜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獼狙以爲雌，狙喜與雌，獼交。麋與鹿交，鱸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况利害之端乎？』

瞿鵠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孔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

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未嘗不言，未嘗有言。而遊乎塵垢之外，一夫子以爲孟

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

聽熒也，黃帝聽此猶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

鵝炙。見鵝卵即欲求其有司晨之鳴，見弓彈即思得鵝以爲炙，母乃太早。吾嘗爲汝妄言之，汝以妄聽之，奚旁傍依日月，挾

宇宙爲其脗合，置其滑濔，以隸相尊。以死生爲晝夜，旁日月之喻也。以萬物爲一體，挾宇宙之譬也。何能致此，以有所賤，故生尊卑。而滑濔紛亂，莫

之能正，各自是於一方矣。故爲脗然自合之道，莫若置之勿言，委之自爾也。衆人役役，聖人愚菀，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

而以是相蘊，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

者邪？喪，少而失其故居。生猶弱喪，死如歸鄉。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

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

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覺而後知此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愚者以夢爲寤，分貴分賤，貴者爲君，賤者爲牧。固哉！偏見丘也，與汝皆夢也。予謂汝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非常之談，非人常之所能知，故謂之弔，當卓詭而不識其縣解。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且暮遇之也。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我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騷闔，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



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長非之變不一，爲變化之聲，官與人相待，又若不必與人相待。和

之以天倪，天之端倪，際也。因之以曼衍，牽引敷演。所以窮年也。『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

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

異乎不然也，亦無辯。是非然否彼我更對，故無辯。無辯，故和之以天倪。安其自然之分而已，不待彼以正此。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

寓諸無竟。』振，止也，至理暢於無極，故寄之者不得有別。

罔兩之陰，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無特操者，行

止無常也。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蚺翼邪？』蚺

蛇腹下翹，所以主行。蛇以蚺行，蚺以翼飛，不能自行自飛，必有主使之者。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爲

蝴蝶，栩栩然，飛動貌。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而覺，則蘧蘧然周也。不

知周之夢爲蝴蝶與？蝴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 養生主第三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明知困於知，

而役役不止；危矣。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緣，順。督，中。經，常。順中以爲密也。可以保身，可

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一足跪而抵之。砉然響

然，骨肉相離聲。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湯樂。乃中經首之會。咸池樂章。文惠君曰：

「**！**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

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

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不橫截。批大郤，隙也。導大窾，空也。因其固

然，技經肯綮之未嘗，技當作枝，枝經，脈絡也。肯，骨著肉。綮，結。凡此皆礙游刃，惟因其固然，故無阻礙。而況大軻乎！軻，粗骨。良庖

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族，衆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

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

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

難爲，筋骨盤錯，非可批導。怵然爲戒，驚心視爲止，注行爲遲，手緩動刀甚微，譟然已解，如土委

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踌躇滿志，善刀拂拭其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

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

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獨則一足，若天使之。人之貌有與也，兩足並行，是爲有與。以是知其天也，

非人也。天使之被則，人何與。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求食甚難。不斲畜乎樊中，不欲入籠，神雖王，

不善也。』籠中有食，神雖可以健旺，然不能安。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

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

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之母。彼其所以會之，○彼指老聃。會，會合。固結人心之謂。必有不

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必其平日先物施惠，用情於人，故致哀弔。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是遠天之理，而倍加以人之情，

忘所受之初，本來無物。古者謂之遁天之刑。○情之所鍾，自爲桎梏。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來去，死生之謂。

○時自生，理當死。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人生如懸空中，死則猶天之解懸也。指窮於

爲取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以指取薪，窮於應給，若聽火之自傳，則忽不知薪之盡也。

### 人間世第四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聞衛

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兵，而自以爲是。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

澤若蕉

澤，獻賦之處。蕉，生菓。言死者以骸獻於澤宮，其數之多如葉。猶云死人如麻耳。

民其無如矣。

民無所歸。

回嘗聞之。夫子曰：治

國去之，亂國救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

「請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從憂不能相救。古

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

若亦知夫德之所蕩，流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橫出德蕩乎名，獨矜美名。知出乎爭，與人勝

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矜，堅

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同述暴人之前者，是

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未能體貼人情，而強述正言於正人之前，徒以形人之短而露才招災。菑人者，人必反菑之。

若殆爲人菑夫！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苟爲明君爲悅賢人，則其國中何患無臣，焉用汝獨表異

若唯無詔，於彼告也王公必將乘人而鬪其捷，而目將熒之，其言使捷，使人眼眩。而色將平之，不能

復自異於彼。口將營之，自解救不暇。容將形之，依違俯仰以相向。心且成之，乃且釋己以從彼。是以火救火，以水救

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姑順之於始，恐將來無了期。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

彼不信任，我厚言進諫，是交淺言深而取禍也。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

字偃拊人之民，偃拊，憐愛之意。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

紂桀好名，不肯認己有過，故惡其善而排擠之。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爲虛厲，室無居人曰虛，死而無後曰厲。身爲

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

人之所不能勝也，而况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

虛，正形虛心。勉而一，言遜而不二。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爲充，充，滿也。充，陽之氣。孔揚，吟張之甚。采色不

定，喜怒無常。常人之所不違，莫之敢逆。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因而壓制所感，己之人以爲樂。名之曰

日漸之德不成，而况大德乎？雖日與相處，亦不能漸漬以成其德，况暫遇而望其有聞過則喜，從諫如流之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

而不同訾其庸，詎可乎？」

彼孰而不化，雖外與合而內實離，以此而欲指摘其庸劣，豈可得乎。

曰：「然則我內直而外曲，

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

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

善與不善，全不以爲意。

若然者，人謂之童子。

天是之謂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擊跽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爲

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

外形委曲，隨人事之所爲。爲

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謫之實也。

自成其教，上合古人之旨。雖爲常教，發含諷責。

古之有也，非吾

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

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法而不謀。」

大多政者，當理無二，而張三條以政之也。謀，便僻也。謂有法度而不便僻也。

雖固亦無罪。

雖未弘大，亦不見罪。雖然

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

無罪而已，化則未也。

猶師心者也。」

撓三術以遺彼，非無心而付之天下也。

顏回曰：「

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

仲尼曰：「齋。吾將語汝。有而爲之，其易邪？」

有心爲之，豈得輕易。

易之者，自然，以有爲爲易，違反自然，不宜也。 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

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

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無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

氣。聽止於耳，當作耳止於聽，心止於符。符，與物合也。 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申言當聽以氣。 唯道集虛，虛

者，心齋也。』虛其心，則至道集於懷。 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使，用也。未用心齋，實自成其爲回，猶存有己之

見也。 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

樊，而無感其名。放心自得之場，當於實而止。 入則鳴，不入則止。聲音之鳴，無心而應，入耳與不入，不強應也。 無門無毒，同

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無門無寶，使物自若之意。不得已者，必然之理。體至一之宅，而會乎必然之符。 絕迹易，無行地難。不行

，欲行若不踐地則難。無爲則易，欲爲而不傷性，不可得也。 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

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闕者，虛室生白，



闕室也，空比心，心能空虛，而純自室獨生也。吉祥止止。次一止字，當作也。夫吉祥之所集者，至虛至靜也。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若夫不止於當，又

不會於極，此為應坐之日，而馳驚不息也。夫狗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况故外敵未至，而內已困矣，豈能化物哉。

人乎？使耳目閉而自然得者，心知之用外矣，故將任性直通，無往不冥，尙無幽昧之責，而况人間之累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

几蘧之所行終，而况散焉者乎？紐，行政之編組。行終，行之終身。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

敬而不急。但空相冥禮，而不肯急應其求。匹夫猶未可動也，而况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

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昔仲尼曾告子高謂凡事無論大小，未有不言以成爲懽者耳。事若不成，則

必有人道之患。取罪。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憂思致疾。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

惟有德者能之。成敗不以爲患戚者，惟有德之能人。吾食也執粗而不臧，饜不擇精。爨無欲清之人。司火者不久立爨所，對

火而不思涼，明所饜儉約。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尙未行事，而情若此。而

既有陽陰之患矣。業已致疾若事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既恐致疾，又恐罹刑。爲人臣者

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

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自然固結不解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

於天地之間。無處無君——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

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

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知不可奈何者，命也。而安之，則無哀無樂，何易施之有哉。順命而行，無休戚於中。則無往不適，可事君親。爲

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

其行可矣！丘請復告白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

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之美言，兩怒必

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適當之言多妄，妄則莫之信也。莫則傳言者殃。故

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

乎陰。戲鬪始以喜樂，終至競勝害傷。太至則多奇巧。不復循理。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太至則

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諒：信。鄙，薄。凡待人始相信而卒相薄。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

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說無由，

用也。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蓊然，於是並生心厲。尅核太至，則必有不肖

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

令，無改所傳之言。無勸成。任其自取。過度，益也。言行過度，出於增益，則非任實矣。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結好求其長久。

惡成不及改。失好則不可挽回。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

何作爲報也？任其自然，無須作爲以報命。莫爲若致命，此其難者。致命甚難。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天性涼薄。與之

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方，軌制法則也。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

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

身哉！形莫若就，將順與外。心莫若和。調停於內。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恐與之同。和不欲

出。恐與之異。形就而入，且爲顛爲滅爲崩爲蹶；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

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崖，

亦與之爲無崖。喻無意志，無威儀，無法制。達之入於無疵。導之入於無過也。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

以當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也。自是其才。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

之幾矣。積汝之才，伐汝之美，而以此犯人，危殆之道也。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

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順導之以，殺其怒勢。虎

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順理則異類生愛，逆節則至親交兵。夫愛馬者以筐

盛矢，以蜚盛溺，適蚊有蛇僕也附緣，而拊之不時，忽然爲之則缺銜毀首碎胸。馬驚致敗。

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

匠石之齊，至於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

枝，其可以爲舟者，旁方同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飽

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

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不合用之木。以爲舟，則沉；以爲棺槨，則

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楠；浸汗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

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

文木邪？夫粗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則辱，折大枝折，小枝泄。泄當作摧，牽引也。此

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培擊於世俗者也。以材取物

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為予大用。積無用乃為濟生之大用。使予

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子，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

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占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

邪？』既急求無用，何以為社神。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為不知己者，詬厲也。寄跡於社，正借以為不知己

欲幾譏，不令者人識破。不為社者，且幾有翦乎？即不為社，亦終不近於翦伐。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而以義

喻之，不亦遠乎！不可以常義揣度。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邱，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同庇其所賴。賴，蔭也。其枝所蔭，千乘

可隱而芘焉。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

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啞其葉，則口爛而為

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

也。嗟呼！神人以此不材。以，用也。用之以免患。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

求狙猴之杙者，斬之。杙，樓狙猴之架。登此架以斲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高名，即高明之家也。麗，屋棟。

梁船或謂小。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禪傍，棺之兩一邊者。故未終其天年，而

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河東解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

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爲不祥也。此乃神人

之所以爲大祥也。

支離疏者，頤隱於齊，同臍。肩高於頂，會撮髮指天，在五管上，五臟之膺，皆在上也。兩髀大爲脅。挫

鍼治繻，繻，針表。足以餬口；鼓箎播精，實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

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

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况支離其德者乎？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陽，通場。迷陽，猶言迷塗。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 德充符第五

魯有兀者，則足之人王骀，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骀，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爾。丘



將以爲師，而况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

兀者也，而王先王，人稱以先生。其於與庸亦遠矣。遠異庸俗。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

「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身有死生，心則不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

遺。天地雖有覆墜，心亦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明性命之固常，任萬物之自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

以化爲命，不離至常之極。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一身之中，肝膽如

楚越之不同。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德，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游心乎

德得之和。物視視茂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視斷足如遺土，絕不爲意。常季

曰：「彼爲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最，聚也。仲尼

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惟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正，

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松柏受地之自然正氣，舜受天之自然正氣，凡不正者皆來求正。幸能正生，以正衆

生。幸能自正，非爲正以正之。夫保始之徵，徵，成也。終始可保成。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

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非能遺名，而無不任。而况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

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知與變化俱，則無往而不冥，此知之一者也。心與死生順，則無時而非生，此心之未嘗死也。彼且擇日而登

假，待時至而冲舉。人則從是也。人自來從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

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蓋與則者並行。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

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

執政而不違，也。避也。子齊執政乎？』子產以執政自居，齊者並等也。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

焉如此哉！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自負其貴，搬入於後。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

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者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猶出言若

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謂名既兀。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

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

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惟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

而不中者，命也。在羿彀中，且當必中之地，然有不中者，乃倖免耳，是足之不全，不關於有德無德，皆命使然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

者衆矣，我怫然而怒，不能知命。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返，知命不怒。不知先生之洗我

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

謂取大於先生，在德上著力。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蹴然改容更貌曰：『子

無乃稱。』乃借爲然，如此也。今云然稱，倒語也。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

何及矣！』無趾曰：『吾惟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

尊足者存，雖則一足，未虧於德。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

地，安和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

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

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竇竇類

以學子爲？彼且斲以諛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已極楛邪？』老

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

『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謂孔子之求名，如受天刑。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醜人焉，曰哀貽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

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爲妻，甯爲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

有聞其唱也，常和人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

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汜然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純子小食，是其死母者，少焉，胸若驚也，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以其母不能視不得類焉爾。死母相類。其形不相類。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德能使其形。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嬰資。棺別者之屨，無爲愛之，皆無其本矣。爲天子之諸御，妃不剪爪，不穿耳。恐傷其形。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不在家中供役，亦恐傷形。形全猶足以爲爾，可以邀天子之寵，結新婚之歡。而况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木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惟恐其不受也。

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

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

能規乎其始者也。命之行也，不能計其始端。故不足以滑和，滑，淡也。苟知性命之固當，則澹然自若，和理在身矣。不可入於

靈府。靈府，精神之宅。安命不勞神。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同悅。使日夜無却，而與物爲春。春，推

與物相推移之意。是接應而生時於心者也。順四時而俱化。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

者，水停之盛也。平，水準。盛，極也。極平莫若水準。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準能內守其水而外不流，凡求平

者，以可爲法在此。德者，成和之修也。事得以成，物得以和。德不形者，物不離也。無事不成，無物不和，此德之不形也。是以天下樂推而

不厭。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

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

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闔跂支離無脈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項肩肩，細小，大大，項下生大癭，大大。

如蠶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其德長於順物

，則物忘其說。長於逆物，則物忘其好。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不忘形而忘德，乃誠忘也。故聖人有

所遊，遊於自得。而知為孽，知慧生妖孽。約為膠，結納如膠漆，強合也。德為接，散德以接物。工為商。工巧為商賈。聖人不謀，

惡用知，不斷，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

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

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形在天地間為最小之物，羣於人，故與人相連屬。警乎大哉！

獨成其天。德無情，與天同體。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

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

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無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 大宗師第六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天理見，人事盡，無不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知天之自然而

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

也。養生也。天者，是知之盛也。養，從容以俟也。以我所能知之事，而從容以俟我所不可知之數，方爲盛大。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

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

人，而後有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逆寡，則所順者衆。不雄成，不恃其成，而處物先。不暮士。



警，同謀。士，同事。不計成敗也。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真人有過亦不悔，得當亦不自鳴得意。若然者，登高不

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古之真人，其寢不夢，意無

想也。其覺無憂，隨遇而安。其食不甘，當食而食。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

屈服者，其嗑言若哇；氣舒不暢。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

惡死；其出不訢，新，謂忻也。闕也。其入不距，距，閉也。忻入則營生，距入則惡死。儻然而往，儻然而來而已矣。

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順任自然，虛心待盡。是之謂不以心捐道，

不以人助天。捐當作揖，手等胸爲揖，引伸爲胸有所著。不以心得道者，不以心筭道之謂也。真人知用心則普道，助天則傷生，故不爲也。是之謂真人。若然者，

其心忘，其容寂，其顙顙，寬平貌。凄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

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因人欲亡而亡之。利澤施乎萬世，不爲

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聖人無樂，直莫之器，而物自通。有親，非仁也；至仁無親，任理而自存。天時，非賢也；

忘時自合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不能一是非之途而就利，違害，則傷德而累當。行名失己，非士也。善為士者，遺名而自得，故名當其實，福應其

身。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自失其性，矯以從物，受役多矣，安能役人。若狐不借，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

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凡此諸人皆舍己徇人，徇彼傷我也。古之

真人，其狀義而不朋，朋，通馮。憤怒也。此謂義形於色。而無奮矜之容。若不足而不承，承，迎也。冲虛無餘，若不足以上承。與乎

疑其觚，同軻，骨之盤結，至堅之處也。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曠然無懷，乃至於實。邴邴乎其似喜乎，

暢然和適，正似喜。崔乎其不得已乎，動止蹙然似不得已。濔乎其進我色也，濔，聚也。德聚則容色充粹。與乎止我德也，

自然而無所趨。厲乎其似世乎，世，通泄，驕泰也。謦乎其未可制也，高邁於俗。連乎其似好閉也，連，深遠，莫見其

門。悒乎忘其言也，不識不知，天機自發。以刑為體，刑為治之體，而非我為。以禮為翼，禮者世之自行，而非我制。以知為時，

知者時之動，而非我唱。以德為循，德者自彼所循，而非我作。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綽，灑焯。設當作察。此謂蓋任刑，則察察為明。此

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順世之所行，故無不行。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任時委事，付之自然而已。以

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丘道亭也。因羣德之自循，如以有足行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爲勤行者

也。真人所行，雖適人之適，亦自適其適而已，未嘗勤而行之，俗人不知，以爲其勤行也。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常無心而順彼，故好與不好，所善以

惡，與彼無二也。其一也，其一不一也。其一也，天徒也。其不一也，人徒也。真人同天人，均彼我，不以其一異乎不一。其一與天爲徒，無有

也。一者天也。其不一，與人爲徒。彼彼而我我者，人也。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死生，命也。其

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

之，而况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己，而身猶死之，而况其真乎？此言當知所養，不假於物。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人不能離道，猶魚不能離水。無其不足而相愛

，豈若有餘而相忘。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非譽皆生於不足，故至足者，忘善惡，遺死生，與變化爲一。曠然無不適矣

，又安知堯桀之所在耶。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

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山當作油，揀譽也。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

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恆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况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出引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也天之先，先帝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狝韋氏得之，以絜天地；伏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太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之，立乎太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

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

列星。此言道之所在，凡得之者，皆不至遷於物也。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

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

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

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

能外天下。外，猶遺也。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

之，九日而後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猶早達也，豁然無滯，見機而作。朝徹而後能見獨，

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

生。其爲物，無不將也，送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撻窳。撻，有所繫著也。與物

冥者，物繁亦繁，而未始不寧也。

櫻甯也者，櫻而後成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

『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皆寓意之名。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

拘拘，拘攣不伸。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同膺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

診，亂也。診，陸其心閒而無事，蹠蹠扶病而行而鑑於井，曰：『嗟呼！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

子祀曰：『女惡知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

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鴉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懸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斥其妻子遠避，毋環泣以驚垂死之人，使不得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化作何物。將奚以汝適？化往何處。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同翕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爲鏌鋣。』劍名。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也。遽人之形，而曰：『

人耳！人耳！夫進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寤寐自若，不以死生累心。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那登天遊霧，撓擿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



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徬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憤憤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方內桎梏，不能自脫，如受天刑。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定當作是。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畸零之人，不偶於俗。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不哀。無是三者，

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惟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居喪之形，而哀不毀其性。有且宅而無情死，且，同壇。情，實也。言有易居而無實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乃以雙聲，借爲然，如此也。且也相與吾<sub>同</sub>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所造皆適，則忘適矣，故不及笑。獻笑不及排，當作獻芥不及齧。安排而去，乃入於寥天一。』排，推移也。安於推移，而與化俱去，乃入於寂寥，而與天爲一也。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資，助。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

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爲軹？』軹，語助詞。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

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謂其形拘於仁義，則不能遊於自得之場。意

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

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美人之失其美，

據梁士力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捶之間耳。』此三人聞道而後亡其所以務，猶受鍛冶於鑪捶也。庸詎知

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

可知也。我爲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鑿萬物，澶醜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

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此所遊已。』

遊於不爲，而於師無師也。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

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蹙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無物不同，則無不適，無不適則無好惡。化則無常也。同於化則惟化所適，以無常。而

果其賢乎？汝果如此之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趣舉其詩焉。飢不能成聲，其詞促也。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應帝王第七

齧缺於問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己爲馬，一以己爲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蚤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全其性分之內而已。正而後行，各正性命。確乎能其事而已矣。不能爲其所不能。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薰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知，匹也。不能，匹蟲。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無名

人曰：『去！女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任人之自爲。厭則又乘

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垠之野。汝又何帛精也。

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

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強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勸，如是者可比

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胥，讀如諧，謂其有才知之名也。且

也。虎豹之文來田，致取獵人。猿狙之便，執善尋絜致人羈之狗來藉，致人羈如是者，可比明王

乎？』陽子居蹙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

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不恃；已忘其功，民忘其化。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

無有者也。』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恐被指讒。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

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具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既盡也。

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亢，抵抗。信同，伸。故使人得而相汝。

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噫！子之先

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

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杜，塞其心德之機。

嘗又與來。』明日，乃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

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權，機也。今乃覺昨日之所見，乃杜權也，故以爲將死。列子入，以告

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

也。機而發善於彼，彼乃見之。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

齊，吾無得而相焉。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

冲莫勝，莫勝當作莫朕。是殆見吾衡氣機也。無往不平，混然一之，以管窺天者莫見其涯，故似不齊。鯢桓之審爲淵，審當作潘，大

波也。按淵爲回水，與波成輪相似。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二焉。波流九變，此三變未始失其靜默

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

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矣。』壺子曰：『鄉吾

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宗，性之初。雖變化無常，深根寧極也。吾與之虛而委蛇，無心而隨物化。不知其誰何，因

以爲弟靡，遜伏貌。因以爲波流，蕩漾貌。故逃也。』樞者無所指其日，故逃。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學而

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豕如食人，忘貴賤。於事無與親，唯所遇。雕琢復朴，去華取質。塊然



獨以形立，無外飾。紛而封哉，封哉當作封戎，散亂也。一以是終。——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逆，應而不藏，來即應，去即止。故能勝物而不傷。

南海之帝爲儵，喻有象。北海之帝爲忽，喻無形。中央之帝爲渾沌。喻自然。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莊子校釋

標點 莊子 校釋 卷中

外篇

駢拇第八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

性之言生也。駢拇枝指，生而已然者。

也，故曰出乎性。附贅縣疣，成形之後而始有者也，故曰出乎形。德者，所以生者也，駢拇枝指出乎性，所以德言之則侈矣。附贅縣疣出乎形，而以性言之則侈矣。多方乎仁義，而用之

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如也離朱是已。黃帝時人，百步見秋毫之末。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

師曠是已。

晉大夫，善音律，能致鬼神。

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簞鼓以奉不及

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

曾參，史鱗。

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

間，而敝跬

力辭之狀。

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

楊朱，墨翟。

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

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

此當作至。

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爲駢，而枝者

不爲跂；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是故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

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

仁義何其多憂也？

恐仁義非人情而憂之，可謂多憂。

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斷之則

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

眊也。

目而憂世

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饗貴富。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

者，天下何其囂囂也！且夫待鈎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

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响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物有常然，任而不助，則泯然自得而不自覺也。故古今不一，不可虧也。同物故與物無二而常全。則仁義又

奚連連如膠漆纏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爲哉？任道自得，則抱朴獨往。連連假物無爲其間也。使天下惑矣。

仁義連連，祇足以惑物，使喪其真。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東西易方，於體未虧。矜仁尚義，失其常然。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

招也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

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

事則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聰，非所謂明也，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

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爲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絕操行，忘名利。

### 馬蹄第九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陸。跳也。此馬之眞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錐之，連之以羈，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楸飾之患，而後有鞭箠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鈎，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鈎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

埴木，一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

放之而自一耳，非黨也，故謂之天放。

故至德之世，其行埴

埴，埴，埴也。其視顛顛。

專直貌。

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

獸成羣，草木遂長；故其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

與物無害，故物馴也。

夫

至德之世，國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斃斃爲仁，跂踈爲義，而

天下始疑矣。澶漫爲樂，摘擗爲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白

玉不毀，孰爲圭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

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

人之過也。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踈，馬知已此



矣。夫加之以衡阨，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闐扼，鷲曼，詭衡，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踈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 胠篋第十

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緘膝，固肩鏑，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膝肩鏑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耶？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犬之音相聞，固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

廟社稷，治邑屋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耶？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乎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耶？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脗，裂也，子胥靡，糜爛。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耶？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脣

竭反事其

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

楚宣王初諸侯，魯恭公後至而酒薄，宣王發兵與齊攻魯，梁惠王常欲攻趙，而畏楚救，楚既攻魯，梁乃伐趙。言事相由也，亦是

感應。聖人生而大盜起。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

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

重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

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

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耶？彼竊鈎者誅，

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耶？故逐於大盜，

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

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

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知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故絕聖

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鈎繩，而棄規矩，擺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立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燭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燭，火光銷也。法之所無用者，不堪用以治天下也。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夾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鷄

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其所有賢者，羸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迹接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耶？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鈎鈇網罟罾筍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置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漸毒，漸漬之毒。頡滑，不正之語。解垢，詭辯之辭。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天下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燦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惛爽之蟲，微息能動之物，蝸牛之屬。肖翹之物，輕飛之物，螻蟻之屬。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謹厚之民，而

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爲，而悅夫啍啍多言之狀之意；啍啍已亂天下矣。

### 在宥第十一

聞在宥天下，在，察也。宥，寬也。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以長久者，天下無之。愉，自得，乃可長久。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喜屬陽，怒屬陰，故大喜則傷陽，大怒則傷陰。毗，陽毗陰，言傷陰之和也。陰陽并意不平，卓鸞行不平也，而後有桀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

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

哉？天下不安其性命之情，故有善有惡。治天下者賞善而罰惡，日不暇給，而且說明邪？是淫於色也；而惟賞罰之爲，則人亦惟奔走於賞罰之不遑而已，性命無不得而安。

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

相羊，猶逍遙也。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

當理無悅，悅之則致淫悖之患矣。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入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

性命之情，之入者，乃始鬱卷愴囊而亂天下也。鬱卷，不伸舒之狀。愴囊，猶搶攘也。而天下乃始尊

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齋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

鼓舞以儻之，吾若是何哉？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而

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爲天下，則可以

寄天下。能貴愛其身者，方不以身殉物，故天下亦可寄託於其身以安其性命。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尸居

而龍居，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

炊累，如塵埃之自動也。

吾又

何暇治天下哉！任其自然而已。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藏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撓人心，

排下而進上，上下囚殺，猶言憊。能綽約則剛，強者柔矣。淖約柔乎剛強，廉劇彫琢，其熱焦火，其

寒凝冰，焦火之熱，凝冰之寒，皆喜怒并積之所生。若不彫不琢，各全其朴，則何冰炭之有哉。其疾俛仰之間，而撫四海之外，風俗之所動也。

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儼驕而不可係者，其惟人心乎。人心之變，靡所不爲；順而放之，則

靜而通；治而係之，則歧而儼。驕儼驕者，不可禁之勢也。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撓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脰

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

也，堯於是乎放驩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峽，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

一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



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

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

求竭，雙聲語，猶上言爛漫，爲疊韻語也。求竭，卽膠葛，今作糾葛。

於是乎斲鋸制焉，繩墨殺

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撓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巖巖之下，而萬

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

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同噫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

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桁楊接榘也，仁義之不爲桎梏繫柄也，焉知曾史之

不爲桀跖嚙矢也！

桁楊，桎梏，皆刑具。榘，續木。榘，擊木。言接續桁楊使擊也。柄木，指所以入鑿。此言聖知爲桁楊接其榘，仁義爲桎梏繫其柄，曾史爲桀跖嚙其矢也。故

曰：『絕聖棄知，天下大治。』

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

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人民。

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爲之柰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無色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損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載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柰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蹙然而起曰：『善哉乎乎！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女內，閉女外，多知爲敗。我爲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夫極陽陰之原，乃遂於大明之上，入於窈冥之門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

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而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

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物無

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

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

反守無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

常。常我緝乎！遠我昏乎！物之去來，皆不覺也。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以死生爲一體，則極往而非存。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方將拊脾雀躍而遊。雲將見之，儻然止，

贊然立。曰：『叟何人耶？叟何爲此？』鴻蒙拊脾雀躍不輟，對雲將曰：『遊。』

雲將曰：『安朕願有聞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

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爲之柰何？』

鴻蒙拊脾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

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

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軼掌，失容以

觀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

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放，倣效也。猖狂非招民而民自往，故爲民所做效而不得已也。鴻蒙曰：『亂天下

之經，逆天之情，玄天弗成。亂經逆情，則不能成玄默而得自然。解獸之羣，而鳥皆夜災及草木，禍

及止蟲。多蟲！意治人之過也！』雲將曰：『然則吾柰何？』鴻蒙曰：『意毒哉！毒常訓厚，願

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其意甚厚。僊僊乎歸矣！』僊僊，猶翽翽也，坐起之貌。嫌不能曠然通放，故遣使歸。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

一言。』鴻蒙曰：『意心養汝徒，處無爲而物來化，墮爾形體，杜爾聰明，倫與物

忘，大同乎溟溟。心以用傷，養心者其唯不用心。理與物皆不存，而闇付自然，則無爲自化，與物無際。解心釋神，莫然無魂。坐亡任獨。萬物

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

渾沌無知，而任其自復，乃能終身不離其本。

若彼

知之，乃是離之。

知而復，知與復乖矣。

無問其名，無闕其情，物故自生。」雲將曰：「天降朕

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

不欲者，以出乎衆爲心也。夫以出乎衆爲心者，曷常出乎衆哉？

衆皆以出爲心，故所以爲衆人也。若

我亦欲出乎衆，則與衆無異而不能相出矣。夫衆皆以相出爲心，而我獨無往而不同，乃大殊於衆而爲衆主也。因衆以甯所聞，不如衆技衆矣。

技多，故因衆則甯也。若不因衆，則人之千萬皆我敵也。而欲爲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

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乎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

一；其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

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

豈獨治天下而已哉？出入六合，游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爲天下配。處乎無響，行乎無方，挈汝適，復之撓撓，撓撓，自動也。提挈萬物使復歸自動之性，即無爲之至也。以游無端，出

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其形容與天地無異。無己，惡乎得有

有，親有者，昔之君子，親無者，天地之友。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

因者，民也。因其性而任之則治，反其性而凌之則亂。夫民物之所以卑而賤者，不能因任故也。是以任賤者貴，因卑者尊，此必然之符也。匿而不可不爲者，事

也。事藏於彼，故匿。彼者自爲，不能因任故也。是以任賤者貴，因卑者尊，此必然之符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法者，妙事之迹也。安可故不可不爲，但當因任耳。遠而不可不

居者，義也。當乃居之，所以爲遠。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親則若偏，必廣乃仁。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夫禮節者

，愚於係一，故物物體之，則積而周矣。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事之下者，雖中非德。中者，順也。順其性而高也。一而不可不易者，

道也。事之難者，雖一非道。况不一哉。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執意不爲，雖神非天，况不爲哉。故聖人觀於天而不

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辭，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此言有爲，而仍歸於無爲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 天地第十二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任自然之德。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

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

刳心，去其私以入於自然也。

無爲爲之之謂天，無爲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

事心，立心也。言其立心之

大。沛乎其爲萬物逝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富貴，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爲己



處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濇乎其清也。金石不無以鳴，梁由寂故金石有聲，不

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感應無方。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逝借爲哲，知也。立之本

原，而知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

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

謂王德之人。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

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

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修遠。

黃帝遊於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玄者幽深莫測，珠者體

使知索之而不得，音用知不足，以得真。使離朱索之而不得，明不足以得真。使喫詬索之而不得

也；多力不足以得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象罔然，即真也。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

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謂爲天子。許由曰：『殆哉！

乎天下！堪，危也。言爲天下危。齧缺之爲人也，聰明叡知，給數以聽，供聰穎充而敏捷。其性過人，而又

乃以人受天；謂用知以求復其初。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彼審乎用知以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生，卽在於用知也。與

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使彼任天下，則使人失自然之性。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方將有所爲也。夫以萬物爲本，則羣變可一

而異形可同。斯迹也，得遂使後世由己以制物，則萬物乖矣。方且尊知而火馳，火當爲北，分也。方且爲緒使，當爲使緒。使事也。緒，

端也。謂將興後世事役之方且爲物絃，將使後世拘率而制物。方且四顧而物應，將使後世指應以動物令應工務。方且應衆宜，將使後世不能忘善而利仁，以應衆宜。

也。衆宜，物相逐也。方且與物化，將使後世與物相逐。而未始有恆。此皆盡當時之宜也，然今日受其德，而明日承其弊矣。夫何足以配天乎？

雖然，有族有祖，其事類可得而祖效。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衆父父者，所以迹也。治亂之率

也。非但治主，乃爲亂率。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

「使聖人富。」堯曰：「辭。」

「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

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耶？」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

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女爲聖人邪？今然。」流乃

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

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鷇食，野處，仰處而足。鳥行而無彰，鳥行虛空，過而無迹。天下有道，則

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於帝鄉；

三患莫至，無病，不老，不死。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敗也。吾事。」佶佶乎耕而不顧。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

泰初，氣之始也。無有故無所名。

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

一者，有之初至妙者也。至妙，故未有物理之形耳。夫

一之所起，起于至一，非起于無也。然莊子之所以號稱無于初者，蓋以初者未生而得生。得生之難，而猶上不資于無，下不待于知，突然而自得此生矣；又何營生于已生以失其自生哉。

物得以生，謂

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失德形性命，因變立名，其于自爾一也。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恆以不爲而自得之。同乃虛，

虛乃大。同乃虛者，神返於虛也。虛乃大者，虛則無所不容納也。

合喙鳴。

無心于言而自言者，合於喙鳴。

喙鳴合，與天地爲合。天地亦無心而自動。

其合緡緡，若愚若昏，坐忘自合。是謂玄德，同乎大順。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若相做效。可不可，強不可以為可。然不然，強不然以為然。辯

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若，度也。縣寓者，即寰字也。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

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留之，狗成思，援狙之便，自山林來。成思，被留而愁思也。自山林來

，捕自山林也。喻勞形怵心，不能自適其適。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

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

此又非其所以也。皆自而然，非其所用而然。有治在人，不在乎主自用。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己。

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

將闔闔見季徹曰：『魯君謂闔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

請嘗薦之。試陳之也。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

輯。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

軼，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爲處，危其觀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自處高顯

，若臺觀之可觀。將使物不止於本性之分，而躑躅自多以附之。亢足投迹，不安其本步也。將閭勉覷覷然。驚狀驚曰：『勉也。忙若於夫子

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風爲讀凡，言其大凡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

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順也性之自爲，

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滓然弟之哉？兄卽况字，謂比况也。弟乃夷之誤。

平等之義也。欲同乎德而心居矣。』居者，不遂於外也。心不居則德不同。

子貢南游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

出灌，搯搯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

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叩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

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洑湯，其名爲楫。』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矍然慚，俯而不對。有間，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誇誕貌。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庶幾，近道也。不忘不墮，則無庶幾之道。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謂孔子。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

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汙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警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

風波，言易動。

也。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始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樸，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

通胡

真渾沌與世同波而不自失，則雖遊於世俗而泯然無迹，豈必使汝驚哉。

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

哉？」

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爲焉？』曰：『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



將游焉。』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行言自爲，而天下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謂悅；共給之，之謂安。』怵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

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爲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爲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

髡，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修也慈父，其色焦然，聖人羞之。孝子以藥進父，然不能使其父無病，故爲聖人所羞，以

爲亂而後治之喻。至德之世，不尙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樹杪之枝，無心在上。民如野鹿，放而自得。端正而

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蠢動

而相使，不以爲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

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

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耶？此直達俗而從君親，故俗謂不肖耳，未知至當正在何許。世

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

親而尊於君耶？謂己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己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人

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衆也，是始終本末不相坐。合譬飾辭，應受導諛之罪，而世復以此得人，以此聚衆，亦

爲從俗者恆不見罪也。

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與夫人之謂徒通

是非，而不自衆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

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

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

不亦悲乎！祈，告也。嚮，鄉導。言天下皆惑，雖指示迷途，終不可得道也。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揚皇荊，曲則嗑然而

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鐘惑，而所適不

得矣。二爲一字之誤，缶爲企字之誤，鐘當作鐘。一企鐘，猶言一舉。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祈嚮，

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又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

誰其比憂？釋，舍也。推，求也。此言推求無益，徒自其憂耳。

厲之人夜半生子，遽取火而視之，沒汲然唯恐其似己也。厲之人，醜惡人也。百年之木，

破爲犧樽，青黃而文之，所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蹠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憊中顙；刺鼻衝逆於顙也。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滑，亂也。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爲得乎？則鳩鴟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爲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柴，梗礙也。以趣舍芥帶於胸中也。皮弁鷩冠，措笏紳修，以約其外，內支盈塞於柴柵，外重繆繳，皖皖然在繆繳之中，而自以爲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爲得矣。

### 天道第十三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

故海內服。

積謂滯積不通。此三者皆恣物之性而無所牽滯也。

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

爲也昧然，無不靜者矣。

六通，謂六氣：陰陽風雨晦明。四辟，四方開也。

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

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爲則俞俞，從容自得貌。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名大顯而天下一也。靜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樸素而天下

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爲戾，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崇，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

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包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周通雕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毛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絰，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所以先者，本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復，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

尊地卑，神明之謂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萬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况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所以取道，爲有序也。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材任使。因任已明，而原省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各自行其所能之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故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自先明天以下，至形名而五，



至賞罰而九，此自然先後之序也。

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

迂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

治人者必順序。

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

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

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寄此事於羣才，斯乃畜下也。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

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

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甯，

總，登也。出爲土之誤。天登而土寧，所謂地平天成也。

日月照而四時

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膠膠擾擾乎！

膠，滯。擾，亂。堯聞舜言，自嫌滯亂也。

子

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

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

孔子西藏書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申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物爲易之誤，易愷即豈弟，訓作樂易。』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後言，失言也。迂，去道遠也。無私焉，乃私也。有意於無私，即所以爲私。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牧，養也。萬物皆有以自養，不待于兼愛也。又何偈偈乎？用力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

百日止宿。重趼足生厚皮。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

食有餘而棄其妹不養，是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生熟不盡於前，則與者可以無取，乃積斂而不知止，是均可譏也。老子漠

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自甘退何故

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

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隨物所名。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

恆服，吾非以服有服。吾之服從人，乃恆常也，非有心以服之也。士成綺雁行避影，側身而行。履行遂進，隨步

而前。而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趨進不安之貌。而目衝然，突目而視。而穎頰然，

高廣之貌。而口闕然，缺豁之貌。而狀義然，自許之貌。似繫馬而止也。志在奔馳。動而持，不自舒放。發而

機，總舍速。察而審，明是非。知巧而覩於泰，泰，驕也。特知巧則驕態可觀也。凡以為不信。邊竟有人焉，

其名爲竊。

邊境之人無信義，以言不僧之人，厚自矜飾，是亦竊盜而已。

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用世故不患其大。天下奮楛而不與之偕。楛，橫柄。此言靜而順之。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任真直往。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

合乎德，退仁義，賓

廣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定字無爲。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

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

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

道不可以言傳，其貴恆在意言之表。

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

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

豈識之哉？彼，不可以言傳者也。情，實也，此絕學去侑之意也。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爲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此言物各有性，發學無益。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

## 天運第十四

天其運乎！不運自地其處乎！不處自日月其爭於所乎！不爭所而自代謝。孰主張？孰綱維？

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纒緘而不得已耶？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

止耶？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俱不能相爲，各自爾也。孰隆降通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

是？淫樂，高興之謂。猶曰：孰居無事高興爲此。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

拂是？敢問何故？巫咸詔曰：『來！吾語汝：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

則凶。九洛洛書九疇。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皆順其自爾故也。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

子和親，何爲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太宰曰：『蕩聞之：

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尙矣，

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必言之於忘仁忘孝之地，然後至矣。凡名生於不及者，故過仁孝

之名。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言背去之遠，義不兩見以爲至仁忘孝

之喻。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

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爲

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義忠信

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并者，除棄之謂。夫貴在于身，身猶

忘之，况國爵乎，斯貴之至也。至富，國財并焉；至富者，自足而已，故除天下之財也。至願，名譽并焉；所至願者，窮也。得適而仁孝之名都去矣。是

以道不渝。去華取實故也。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息，

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至得。』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

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大清。至樂者，非音聲之謂也。必先順乎天，應乎人，得于心而適于性，然後發之以聲，奏之以曲焉。夫至樂者，

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大和

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猶言經綸。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

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運轉無極。一死一生，一償

一起，所常無窮。常借為向。而一不可待。一不可待也，皆不可待也。女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

和，燭之以日月之明。所謂用天之道。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

在谷滿谷，在阬滿阬，塗卻守神，以物為量。樂之盈滿，無所不周。卻，隙。塗，塞。言塞於人之耳目，而守於人之神明。以物為量，因物之大小

，隨其所受也。滿谷滿阬，就地言。塗，卻，守神，就人言。以物為量，就物言。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不離其所。日月

星辰行其紀。不失其度。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

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弘敏無偏。倚於槁梧而吟。無所

復。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女

委蛇故怠。形充空虛，無身也，無身故能委蛇。委蛇任性，而慷慨之情怠也。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



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

林借爲隆，豐大也。

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

自然之命，若有若無，故其聲若混然。

相逐，叢然並生，樂而無形，其布散發作，雖若響盡，而不留曳；其幽深昏默，則寂然無聲。

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

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

遺物而變。

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

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故有焱

氏爲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

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吾次天之以怠，怠故遁。卒

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以無知爲愚，愚乃至也。

孔子西游於衛，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

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

結紉爲狗，巫祝用之。

盛以篋衍，

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

已。

筮，箭也。蘇，取草。將復取而盛以篋，筮中以文繡，游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

昧焉。

昧，夢覺也。此言廢棄之物，于時無用，則更致它妖也。

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同弟子遊居寢

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跡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耶？圍於陳蔡之間，七日

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昧耶？夫水行莫如用舟，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

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

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無方之傳，

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

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

而矜於治。

矜，尚也。

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粗梨橘柚耶？其味相反，而

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猿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

齟齬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獫狁之異乎周公也。

言用古不能治今者，以其情不相宜也。

故西施病心而矐，矐同【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矐，【其里】

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矐，而

不知矐之所以美。言法古者只知古之善，而不知古之所以善。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

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

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

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

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

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

中無主而不止，

心中無受道之實，則雖聞道而過去也。

外無正而不行。

在外無就正之功，雖聞道而不知行也。

由中出者，不

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

依

據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

義，先王之蘧廬也，

舍

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覲而多責。

夫仁義者，人之性也。人性有變，古今不同也。

，故游寄而過去，則冥若無滯；而係於一方則見，見則僞生，僞生而貴多矣。

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

隨時而變，無常迹也。

以遊逍遙

之虛，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

古者謂是采真之游。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

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鑿，以闕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

民也。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惟循大變無所湮者，爲能用之。故

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天門，心也，大道也。守故不變，則失正矣。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噬

膚，則通夕不寐矣。外物加之，雖小，而傷性已大也。夫仁義憊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

下無失其朴，質全而仁義著。吾子亦放風而動，摠德而立矣。風自動而依之，德自立而乘之，斯易持易行。又奚傑

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耶？言夫揭仁義以擯道德之鄉，其猶擊鼓而求逃者，無由得也。夫鵠不日浴而白，鳥不日

黔而黑。自然各已足。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辯。俱自然耳，無所偏尚。名譽之觀，不不足以爲廣。至足者，忘名

譽，故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之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

「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謂能變化。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能因

御無方，自然已足。予口張而不能嚙，予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

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

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

曰：『夫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  
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用  
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  
『小子少進，余語汝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  
親死而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其殺，而民  
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  
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天矣。禹之始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訓通殺盜  
非殺，人自爲種天下耳。通傳，自是以天下大駭，作也。儒墨皆起。其始作有倫，而今  
乎婦女，何言哉！今之以女爲婦，而上下悖逆者，非作始之無理，但至理之弊遂至于此。繁生於理，故無所侈言。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  
下，名之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

四時之施，其知慳於厲蠶之尾，鮮規之獸，小蟲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蹙蹙然立不安。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熟知其故矣，以奸犯千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鈎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耶？』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鷗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爲雌雄，故風化。鷗以眸子相視而生，蟲以鳴聲相應而生，是爲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鵲孺，鳥生子。魚傅沫，魚吐沫。細妄者化，細腰之蟲，蜂化之屬。有弟而克啼，言人之性舍長而視幼，故啼。久

矣！夫丘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  
與化爲人者，任其自化也。若繙六經以說，非也。 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 刻意第十五

刻意尙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彊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呶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若熊之攀樹而引氣。若鳥之噉呻。爲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所謂自然。



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淡矣。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任自然而運動。其死也物化。蛻然無所係。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動靜無心，而付之陰陽也。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任理而起，吾不得已也。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用天下之自光；非吾耀也。信矣而不期，用天下之自信；非吾期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恬淡，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故曰：

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其名爲同帝。同天帝之不爲。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於天倫。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尙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 繕性第十六

繕性於俗，繕，治也。【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滑，亦治也。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

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夫無以知爲而任其自知，則

雖知萬物而恬然自得也。

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

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

文，禮也。

仁義交盡其心，所以爲忠。反乎情以歸性，所以爲樂。信容體之所行，而順其自然之節文者，其迹則禮。

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以一體之所履，一志之

所樂，行之天下，則一方得而萬方失也。

彼正而蒙己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

各正性命，而自蒙己德，初不以此冒

彼也。若以此冒彼，安得不其失性哉。冒，覆也。

古之人在混芸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

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

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

物皆自然，故至一也。

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爲天

下，是故順而不一。

世已失一，或不可解，故釋而不推，順之而已。

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

安而不順。

安之於其所安而已。

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澆淳散樸，離道

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

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

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

夫道以不貴故能存世，然世存則貴之，貴之，道斯喪矣。道不能使世不貴，而

世亦不能不貴於道，故交相喪也。

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

若不貴，乃交相興也。

道無以興乎

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

言道德雖隱，世隱之也，聖

人不自隱也，不自隱，正欲以興乎世。

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

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

時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甯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謂澹漠之時也。反一無迹，謂反於至一而不見

有爲之迹也。根，極，謂性命。

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

守其自得而已。

危

然處而反其性，已又何爲？道固不小行，

遊於坦途。

德固不小識，

塊然大逆。

小識傷德，小

行傷道。故曰：正己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

自得其志，獨夷其心，而無逆樂之情，斯樂之全者也。

古之所謂得志

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全其內而足。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圜，其去不可止，故不爲軒冕肆志，不爲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彼此，謂軒冕與窮約。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 秋水第十七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水潤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辯牛馬。言水大岸遠，望物模糊。於是

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海若，滄水之神。而嘆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

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竈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穴水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當爲大率二字之誤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

連，承接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能也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

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河伯曰：「然則吾

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

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歸今故，歸，明也。今

故，猶古今。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

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

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所知各有限，生時各有年。以其至小，求窮其

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

細之倪？倪，借爲儀，度也。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河伯曰：「世之議者，

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圍當爲圍，言至大無域，不可御止。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

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埤，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大小異，故所便不得同。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

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

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唯無而已，何精粗之有哉。夫言意者，有也。而所言所意者，無也。故求之於言意

之表，而入乎無言無意之域而後至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其行不害人，而亦不以仁恩自多。動不爲

利，應理而動，理自無害。不賤門隸，任其所能而位當於斯耳，非由賤之故措之斯職。貨財弗爭，各使分定。不多辭讓，適中而已。事焉

不借人，各使自任。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汙，行殊乎俗，不多辟異，任理而自殊。爲在從衆，不

賤妄諂，自然正直。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恥不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

細大之不可爲倪。以上皆言支同之德自合如此。聞曰：道人不聞，任物而物性自通，是則功名歸物矣，故不聞。至德不得，大

人無己，約分之至也。『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



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毫末之爲邱山也，則差數觀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梁麗車機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驎騊，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矚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

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

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天地陰陽，對生也；是非治亂，互有也；將奚去哉。帝王殊禪，三

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

河伯，汝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

受趣舍，吾終柰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貴賤之道，反覆相徇。無

拘而志，與道大蹇。自拘執，則不夷於道。何少何多？是謂謝施；隨其分，故所施無常。無一而行，與道參差。

不能隨變，則不齊於道。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已。公當而綦綦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

天下之所同求。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泛泛然無所在。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掩

羣生，反之公內而平往者也，豈扶疎而承翼哉。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莫不皆足。道無終始，物有死生，

死生者，無窮之變，非終始也。不恃其成；處無常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不以形爲位而不變。年不可舉，時

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變化日新，未嘗守故。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

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不可執而守。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

自化。』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耶？』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

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

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知其不可逃。窳於禍福，安命謹於去就，

莫之能害也。不以害爲害，故莫之能害。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天然在內，而天然之所順者在內。故大宗師曰：知天人之所爲者至矣。明內外之分皆非爲也。

。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德，躡躡而屈伸，與機會相應者，有斯變也。反要而語

極。』知雖落天地，事雖接萬物，而常不失其要極，故天人之道全也。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

是謂天。絡馬首，穿牛鼻，是謂人。天生牛馬四足，人絡馬穿牛以爲用，皆本乎天而寄於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

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故者，有心爲之也。真，在性分之內。

夔憐蚘，憐蚘蛇，蛇憐風，風憐日，日憐心。

夔一足獸，蚘多足，蛇無足，皆自能行，然猶有形似。風則無形而自行，日則不行而自至。然猶以形用也。

○心則以神用，而無不至，故相讓也。

夔謂蚘曰：『吾以一足跨蹕而行，予無如矣；』不勝任也。今子之使

衆足，獨柰何？蚘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

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蚘謂蛇曰：『吾以

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

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有形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

海，蓬蓬然入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

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緡我亦勝我。』緡通緡，足踐也。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惟

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惟聖人能之。』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憊。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悞也？』

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茫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孫牟隱機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埴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鱉曰：「

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鬢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回軒蠓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堦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鱉，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曰：「夫海，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堦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蚤負山，商蚺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堦井之鼃與？且彼方趾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爽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言其無不至。子乃規規然而求之。

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闕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非其任者，去之可也。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彼國之所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以此效彼，兩失之。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甯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甯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鷓鴣，子知之乎？夫鷓鴣，

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鷓得腐鼠，鵠鷓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一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耶？」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

「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

「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

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循請

其本，言當反汝問我之本意也。汝安知魚樂云者，是明知我之知而問我矣。我以身居濠上而樂，則在濠下者可知也。

## 至樂第十八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爲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擇此八者，莫足以活身，唯無擇而任所遇者乃全耳。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



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天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內其形者，知足而已。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親其形者，自得於身中而已。人之生也，與憂俱

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失遺生然後能忘憂，忘憂而後生可樂，生可樂而後形是我有，富是我

物，實是我榮也。烈士爲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耶？不善耶？若以

爲善矣，不足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活人。善則過當，故不周濟。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

蹲循，逡巡也。言忠諫不聽，加當退而不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

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耶？果不樂耶？吾觀夫俗之所樂，舉

羣趣者，誣誣然如將不得已；舉羣趣其所樂，乃不避死也。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

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爲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爲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爲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所之寧；皆自清寧耳，非爲之所得。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繁皆從無爲殖。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人也，孰能得無爲哉？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概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自以

爲有通乎命，故止也。」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癘生其左肘，其意蹙蹙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者，塵垢也。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觀化，知天地之化。而化及我，謂我之身亦在化中。使我隨化以生，固其宜也。言我生之絕不相闕。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髌然有<sub>骨</sub>形，檝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sub>子所言</sub>皆人生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

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飢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贖蹙額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

憂色何耶？』孔子曰：『善哉！女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楮袋布小者不

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

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

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女獨不聞耶？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

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糲，

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鱸鰒，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惟人言之惡聞，奚以夫饒輒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異故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各隨其情。名止於實，義在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實而適，故條達，利於人也。性常得，故福持，利於己也。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扶也。蓬而指之曰：「惟予與女知而未嘗死，

未嘗生也。各以所遇爲樂。若果養乎？條達也。予果歡乎？——種有幾：得水則爲鱣，浮

水。得水土之際，則爲鼃蟻之衣。水得土氣，漸凝漸厚，遂有體質，其色沉綠。生於陵屯，則爲陵鳥。車前草。陵

鳥得鬱棲，鬱，藪也。則爲鳥足。草名。鳥足之根爲鱗鱒，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俄化而

為蟲，生於灶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鵽。鵽掇千日為鳥，其名為乾餘骨。乾餘

骨之沫為斯彌，名蟲斯彌為食醯。名蟲頃輅，名蟲生乎食醯。黃軹，名蟲生乎九猷。名蟲啓

芮，草腐生乎腐蠶。名蟲羊奚，名草比乎不斲久竹，生青甯。羊奚草之根，若合於久不生筍之竹，則生青寧蟲。青甯生

程。或解作豹。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又當為久，老也。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出入，生死之謂。

### 達生第十九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生所之無以為者，分外物也。達，暢也，通也，生，出也。達命之情者，不務知

之所無奈何。人力所不及，謀之無益也。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物雖豐不能享用也。

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未死而神先亡。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

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

哉？莫若放而任之。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夫欲免爲形者，莫如棄世。

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更生，日新也。幾，近道也。事奚

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天

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與化俱也。精而又

精，反以相天。還輔其自，然也。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礙，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

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吾語女：凡有貌

象聲色者，皆物也。物何以相遠？唯無心者，獨遠耳。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同是形色之物耳。

未足以相先也。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常游於極。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

焉。夫至極者，非物所制。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

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遇物而不懼。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况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讎者不折

鏑干，

鏑，干將，二劍名。

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

劍雖傷人，人不讎而折之，飄落之瓦中人，人不怨瓦，以其無心也。

是以天下

平均。

凡不平者，由有情。

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形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

之天。

不慮而知，開天也。知而後惑，開人也。然則開天者，情之動也；開人者，知之用也。

開天者德生，

性動者遇物而當，足則忘餘，斯德生也。

開人者賊

生。

知用者從感而來，動而不已，斯賊生也。

不厭其天，不忽於人，

任其天性而動，則人理自全矣。

民幾乎以其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僂者承蜩，猶掇之也。

痾僂，曲背之人。承蜩，以竿粘蟬。掇，手取也。

仲尼曰：『

子巧乎！有道耶？』

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



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累丸於竿首，自二至五而不墜，則神定而視審可知矣。此言承蠲前所用之工夫。吾

處身也若擻也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靜而不動。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

唯蠲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蠲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

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痾僕丈人之謂乎！』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

學耶？』曰：『可，善遊者數能，數習而後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

『沒，沉水底。』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遊者數能，忘水也。習以

成性，遂若自然。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

車却也。視淵若陵，故視舟之覆於淵，猶車之却退於坂也。覆却萬物，方也。並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覆却雖多，而猶不以經，

以其性便故也。惡往而不暇。所遇皆問暇。以瓦注者巧，以鈎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殫，其巧一

也。注，射而賭物也。憚，難也。殫，矜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外心矜重則內拙也。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視賢學生，學養生也。吾子與視賢遊，亦何聞焉？』

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簞以待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

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

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岩居而水飲，不與民共』

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

懸簿，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

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鞭其後者，去其不及也。

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入而藏，有於晦也。出

心陽，有心於顯也。榮立，木偶無心也。中央，隨時顯晦，出無心於而出，入無心於入，中亦無心於中，三者俱得，則名極而實當矣。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

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

畏塗多暴，十當殺一，人則戒備，可謂智矣。至於色欲之間，動致傷生，而不知戒，斯過矣。

視宗人玄端，禮服以臨牢筴，柶說莛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饜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則汝爲之乎？』爲莛謀曰：不如食以糟糠，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爲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於椽楯之上，聚僮之中，則爲之。爲莛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之，所異莛者何也？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談詒爲病，怵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也，瀆聚結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

曰：『有沈有履，

沈借爲熈，竈也。履，神名。

竈有髻，

髻狀如美女，衣赤衣。

戶內之煩壤，

戶內煩擾處。

雷霆處

之；東北方之下者，則泆陽處之，

狗頭馬尾之神。

水有罔象，

狀如小兒，黑色赤爪大耳長臂。

丘有宰，

狀如狗而有角

，文身五采。

山有夔，

狀如鼓而一足。

野有彷徨，

狀如蛇，兩頭五采。

澤有委蛇。

公曰：『請問委蛇之

狀何如？』

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

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蹶然而笑曰：『此寡人之

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紀渚子爲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已乎。

問雞已可用乎。

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

乘其氣以求敵。

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

見鷄之形，聞鷄之聲，而猶應之也。

十日又問曰：『未也，

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

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鼃鼉魚鱉之所不能遊也。見一丈夫遊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出，被髮行歌而遊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回水如磨而旋入者，齊也。與汨偕出，水之湧出爲汨。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任水而不任己。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梓慶

魯之  
大匠

削木爲鑿

鐘鼓之懸兩  
端各有刻鏤。

鑿成

見者驚猶鬼神

魯侯

見而問焉，曰：『

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鑿，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譽巧拙；齊

七日，輒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視公朝若無。其巧專而外滑消，外

之滑亂心者俱消也。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鑿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

必取材中者也。則以天合天，不離其自者也。器之所以疑疑通神者，其是與！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過組織之文。使之

鈞百而反。使之圓而驅之，如鈞復迹，而盤旋陌上二周也，百通陌。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

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

曰敗。」

工倕旋而蓋規矩，但以手旋，而過於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指與物之相得，若化之自然，不特心之稽考而始合也。故

其靈臺一而不桎，心帶於物，而不爲物所困。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

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也。告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修，臨難不見，謂不

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斥擯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

惡於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耶？忘其肝膽，遺其耳目，

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學性自爲，非恃而

爲之。任其自長，非宰而長之。今汝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

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

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嘆。弟子問曰：『先生何

爲嘆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

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耶，先生之所言非耶，非固不能惑是。孫

子所言非耶，先生所言是耶，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

者有鳥至於魯郊，魯君說之，爲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據至樂篇，當作：食之以鱸鰒，委蛇而處。傳寫有闕文也。今休款啓寡聞之民也。款，孔也。啓，開也。如孔之開，言所見小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鷄以車馬，樂鳩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 山木第二十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莊子出於山，舍於故人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



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

夫材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謂有材而自見其材之意，然未免爲物所物，故似之。

而實非，以不能  
免乎世累也。

若夫乘道德而浮游者，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言風神無定。與時

俱化，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當作一上一下，與和爲量，方協韻。上下，猶飛潛也。浮游乎萬物之

祖，萬物之所生。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耶？我得遊心於物之祖，則物皆我所物，而不見物於物矣，尙得而累於我乎。此神

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

尊則議，議當作俄，傾也。謂  
尊高則必傾側也。有爲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

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不可必，故待之，不可以一方也，唯  
與時俱化者，爲能涉變而常通耳。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

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

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

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疏相望疏遠。於江湖之上而求食

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今魯國

獨非君之皮耶？吾願君剝形去皮，灑心去欲，而游於無人之野。欲令其無身忘國而任自化也。

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

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動而自合。其生

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所謂去國捐俗，謂薄除其胸中也。君曰：『彼

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倨傲其形，賤之質。

無留居，無留安其居。以爲爲君車。』形與物裏，心物化，斯寄物以自載也。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

誰與爲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

雖無糧而乃足。

所謂知足則無所不足。

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

不知其所窮，

絕情欲之遠也。

送君者皆自崖而反，

君欲絕則民各反守其分。

君自此遠矣。

超然獨立於萬物之上。

故有人者累，

有人者，有之以爲己私也。

見有於人者憂。

見有於人者，爲人所役用也。

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

人也。

雖有天下，皆寄之百官，委之萬物而不與焉，斯非有人也。因民任物而不役己，斯非見有於人也。

吾願去君之累，除去之憂，而獨與

道遊於大莫之國。

欲令蕩然無有國之懷。

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舩來觸舟，雖有偏心之人

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喙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

呼聲

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者，向也虛而今也實也。人能虛己以

遊世，其孰能害之？』

北宮奢爲衛靈公賦斂以爲鐘，爲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

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

泊然抱一耳，非假設以益事也。

奢聞之：既雕既琢，復歸於朴。去華務盡。侗乎其無識，不起意見。儻乎其怠疑，無所趨赴。萃乎

芒乎，其送往而迎來；無所欣悅。來者勿禁，往者勿止；任彼自然。從其彊梁，順乎察。隨其曲

傳，無所係。因其自窮，用其不得不爾。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當故無損。而况有大塗者乎？

泰然無執，用天下之為，斯大通之塗也。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

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名曰意怠；其為

鳥也，翬翬狷狷，飛不高狀。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纖足容身而宿。進不敢為前，退

不敢為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隨食而已。緒，次序。是故其行列不斥，與羣俱也。而外人

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才之害也。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

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

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功自成，故還之。道流而不

明，昧然而自行耳。居得行而不名處，彼皆自然自得此行耳，非由名而後處之。純純常常，乃比於狂，無心而動故也。削迹

捐勢，不爲功名；

功自彼成，故勢不在我，而名迹皆去。

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

喜哉？

孔子曰：

『善哉！』

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粟，人

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况人乎？

孔子問子桑雎曰：

『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

之間，吾犯

通達

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

子桑雎曰：

『子獨不聞假

名國人之亡與林回？

殷之逃民。

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

布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

『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

之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敬。——異日，桑雩又曰：「舜之將死，真冷。」以真道曉語。冷，曉也。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因形率情，不矯之以利也。緣則不離，率則不勞。形不假，故常全。情不矜，故常逸。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任朴而直。前也。固不待物。」朴素而足。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廩結帶，係履，履敝而係之。以繩。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耶？」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敝履穿，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柗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猿居樹上，自爲君長。雖羿逢蒙不能眇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

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耶？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焱氏之風，有其

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無數，無節奏也。無宮角，不合五音也。木聲與人聲犂然有當於人

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己而造大也，自廣則至於大。愛己而造哀

也，愛己則至於哀。當厄而聞歌聲，非矜張則悲苦。曰：『回無受天損易，唯安之故易。無受人益難！物之備來，不可禁禦。無始而

非卒也，於今爲始者，於昨爲卒，則所謂始者卽是卒矣。言變化之無窮。人與天一也。皆自然。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回

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饑渴寒暑，窮極不行；天地之行也，運通物

之泄通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爲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况

乎所以待天乎？』所在皆安，不以損爲損，斯待天而不受其損也。『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

四達，感應旁迎。爵祿並至而不窮。旁通，故可以御高大也。物之所利，乃非己也，非己求而取之。吾命在外

者也。外來之利益，非己本有，是君之命有在於外，故使然耳。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之何哉？爵祿之致，猶私取也。

豈為之哉。故曰：鳥莫知於鷦鷯，燕也。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實

口食。言有不宜處者，日不及視，雖棄其口食而不顧。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燕雖畏人，亦不得慮人間。社稷存焉爾！人亦不能脫離

社會。『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

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耶？』仲尼曰：『有人，

天也；有天，亦天也。人者，天自然生。天亦自然而成。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言自然則自然矣，人安能故有此自然哉，自自然耳，故曰性。

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晏然無矜，而體與變俱也。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鵠，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廣通觸也。感

之類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翼大逝難。目大不覩。』蹇裳躩



步，行疾執彈而留之。伺其便。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

而忘其形。執木葉以自翳於蟬，而忘形之見乎異鵠也。異鵠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目能覩，翼能逝，此鳥之真也，今見利而忘之。

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相爲利者恆相爲累。有欲於物者，物亦有欲之。捐彈而反走。

虞人逐而諱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藺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爲頃間甚不

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見彼而不明，卽因彼以自見，幾忘反鑒之道也。

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鵠感吾

穎，遊於栗林而忘真；虞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也。』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

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

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 田子方第二十一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耶？』子方曰：『非

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耶？』子

方曰：『有。』曰：『子之師誰耶？』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

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真，人貌而天虛，虛，心也。其貌則人，其心則天。緣而葆

真，緣，順也。順而葆真也。清而容物，自處清高，而能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曠然清虛，正己而已。

而物邪自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

『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

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直土梗耳！夫魏直爲我累耳！』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

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振發也。出而見客，入而嘆。明日見客，又入而嘆。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嘆，何耶？」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嘆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耶？」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耶？」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

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

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

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也。皆可見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目成見功，是足成行功。是

出則存，是入則亡。直以不見為亡耳，竟不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待隱謂之死，待顯謂之生，

竟無死生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夫有不得變而為無，故一受成形，則化盡無期也。效物而動，日夜無隙，

而不知其所終。不以死為死。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是以日徂。不係於前，與變俱往，

故曰徂。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夫變化不可執臂留之也，變化不可留。女殆著

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也。人之生若馬之過市，廣廷非駐馬處，

求之不可得也。晉汝始見吾所以見者耳，吾所以見者，日新也，故已盡矣，汝安得見之。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服，思也。甚忘，謂過去之

速也。雖然，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繼之以日新，則不忘者存。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熱然不動之狀似非人。孔子便禮而待之，

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

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耶？』曰：『心困焉

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聃，察不用也。欲令孔子求之於言意之表。嘗爲女議乎其將，將，齊也。分將斡，言分劑，言其屋略

也。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

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而莫見其

功。生有所萌，死有所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非是也，且孰

爲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

乎至樂，至美無美，至樂無樂故也。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

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死生亦小變也。喜怒哀樂，不入於

胸次。

知其小變，而不失大常故。

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

將爲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滑，而况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

隸者，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其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

患心已爲道者解乎此？『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偃至言以修心；古

之君子，孰自脫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洑也，無爲而才自然矣；至人

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

焉？』

不修不無而自得也。

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鷄與！』若羹中之醢微夫

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

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圓冠者知

天時，履方履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卽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內自得者，外自全也。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僮儻然貌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槃礴也。箕踞也。嬴同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內足者，神閒而意定。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釣而不釣，非以釣爲事。

也，常以此自適而已。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

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頰同

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蹴然

曰：『先君王也。』當作先君命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

他，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

國，則列士壤植散羣，不植長官者不成德，不居功。缺斛不敢入於四境。不懷疑。列

士壤植散羣，則尙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缺斛不敢入於四境，則諸

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同以爲太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

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顏淵問於仲尼



曰：『文王其猶未耶？』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

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任大夫而不自任，斯盡之也。斯須者，百姓之情當悟未悟之頃，故文王循而發之，以合其大情也。

列禦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也。

措杯水其肘上，

言平直之至。

發之適矢復沓，方

矢復寓。

沓，重也。言前矢適去，而後矢復搭，搭者方發，而後來之矢復寓於弦上。極言其敏捷。

當是時，猶象人也。

不動之至。

伯昏無人曰：

『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

言能以巧用，而不能以神用也。

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

淵，若能射乎？』

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

在外，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

天，下濼黃泉，揮斤八極，神氣不變。令汝怵然有恟目

眩

之志，爾於中也殆矣

夫！』

中，精神也。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

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鼻間栩栩然，心平氣靜也。孫叔敖曰：『吾何

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

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

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

『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劫，伏羲黃帝不得友，死生

亦大矣，而無變乎己，况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

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使人人自得而已者，與人而不損於己也。其神明充滿天地，故所在皆可。

而不損己爲物，放於自得之地也。

楚王與凡名國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

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

『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 知北游第二十二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弇之丘，而適無爲謂焉。知謂無爲謂曰：『吾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孤闕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吾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耶？』黃帝曰：『彼無爲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

義可虧也，禮相僞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爲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

爲而無不爲也。今已爲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

大人體合萬變

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

不離。故化物

則爲死。若生死爲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下一氣耳。聖人故貴。

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

明乎道之自然，非知可得，故以不知

爲眞，是哀之  
爲不近也。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同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六合爲巨，未離其內；秋毫爲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浮沈，終身不故。日新也。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汝瞳然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眞其實知，不

以故自持。

與變俱也。

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獨化者也。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

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

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

曰：『是天地之委形也。』

委形，付屬之形也。

生非汝有，

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

蛻也。故行不知所行，處不知所處，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

有耶？

彊陽猶運動也。天地尚運動，况氣聚之生，何可得執而留也。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間，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疏瀹而心，澡雪

而精神，搥擊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爲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

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

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肢彊，

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斷棄知慧，付之自然。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各保

其正分，無用知慧。

淵淵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使物自動連，物物各足量也。

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各取於身而足。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至道無功之謂。中

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爲人，將反於宗。聖人有無死生不足以係之，有人之形，而不逐於末也。

自本觀之，生者暗醜。聚氣。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爲

堯舜之是非！果蓏有理，亦有文理，不亂。人倫雖難，所以相齒。人道亦有相齒之序。聖人遭之而不

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調，調和。偶，值遇。帝之所興，王之所起

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

莫不入焉。出入者，變化之謂。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弢，墮

其天裘，衣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死猶解脫，視死如歸。不形之形，形之

不形。不形，形乃成。形之，則敗。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

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

得。默而塞之，則無所奔逐，故大得。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

『期而後可。』欲指其所在。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耶？』曰：『在稊稗。』曰：『何

其愈下耶？』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耶？』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

曰：『天子之問也，固不及質。』亭正獲之問於監市。市履豨也，每下愈況。市

覆豕，踐其股腳難肥之處。故知豕肥耳，問道亦况下賤則知道也。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



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

汝唯勿指定其一端，則道自在凡物之中而無有或遺矣。猶言之中有周徧咸三字，其詞不同，其指一也。

嘗相與遊乎無

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

若遊有，則不能周徧咸也。故合同而論之，然後知道之無不在。知道之無不在，然後能曠無懷而遊彼無窮也。

嘗

相與無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

此皆無爲故也。

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

知其所至；

志苟寥然，則無所往矣。無往焉，故往而不

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

而不知其所終。

往來者，自然之常理，無所終也。但往來不由於知耳，不爲不往來。

彷徨乎馮閔，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

窮。

馮閔，虛廓也。大知遊乎虛廓，恣變化之所如，故不知也。

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

有物

際，故每相與不能冥然，何所謂際者也。

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

不際者，雖有物物之名，直明物之自物耳，物物者竟無物也，際其安在乎。

謂盈虛

衰殺；彼爲盈虛非盈虛，彼爲衰殺非衰殺，彼爲本末非本末，彼爲積散非積

散也。

既明物物者無物，又明物之不能自物，則爲之者誰乎哉，皆忽然而自爾也。

芡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暝，芡荷甘日中參

開戶而

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曝然放杖之聲。放杖而笑曰：『天知

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弇堀吊聞

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豪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

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明夫至道非言之所得也，唯在乎自得耳。視之無形，聽之無

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冥冥而猶復非道，明道之無名也。於是泰

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爲，無爲曰：『吾

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曰：『吾知道之

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

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

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聞言未竟而嘆曰：『弗

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形自形耳，形形者竟物也。道不當名。』有道名而竟無物故名之不能當也。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所謂貴空。無應應之者，是無內也。實無而假有以應者外矣。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大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大虛。』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子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爲無有矣，何從至此哉？』  
大馬大司馬也。之捶鈎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

『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  
都無懷，則物皆來應。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耶？』仲尼曰：『可。古猶今也。』  
言天地常存，乃無未有之時。

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

古猶今也。』昔者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

也，神者先受之；虛心以待命，斯神受也。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耶！思求更致，不了。無古無今，

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世世無極。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

矣！不以生生死，死者，獨化而死。非夫生者，生此死也。不以死死生，死者亦獨化而生耳。死生有待耶！獨化而足。皆有

所一體。死與生各自成體。有先天地生者，物耶？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

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獨有道居天地之先，物無先天地生者，物物者非物，道生天地萬物，不可以物名之，一有物出，涉乎形益，便不得為先物，猶其有物故也。不聖

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

取於自化，生生不已。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

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

不化者也。外化而內不化者，以心順形而形自化也。內化而外不化者，心無定而為外物所使也。與物化者，外化也。一不化者，常無心也。安化安不化？化與不化，皆任彼耳，

斯無心也。安與之相靡？直無心而恣其自化耳，非將迎而靡順之也。必與之莫多。不將不迎，則足而止。豨韋氏之囿，黃帝之

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言天無心而任化，乃羣聖之所遊處。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儒墨之師。故以是

非相齮也。排擠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至順也。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

也。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皋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

畢也，哀又繼之。無故而樂，亦無故而哀，故所樂不足樂，所哀不足哀。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

世人直為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

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悲哉！至言去言，至爲去爲，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由知而後得者，假學者耳，不足貴也。

標點  
分段  
莊子校釋卷下

雜編

庚桑楚第二十三

老聃之役

執弟子之役者。

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

然知者

知節

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仁粹遠之，擁腫知無之與居，鞅掌得自之爲使，居

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貌驚異之，今吾

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無旦夕小利，順時而大穰也。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

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

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

然哉？大道已行矣。

春生秋成，自然之道。天物以萬物爲寶也。

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倡狂。不

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然欲俎豆予於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

耶？

不欲爲物標杓。

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

所還旋其體，而鯢鱓爲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夔狐爲之祥。

怪作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已然，而况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

『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獸大如車。介獸無偶者。而離山，則不免於罔罟之

患。吞舟之魚，岩跌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去利害，害乃全。

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

哉？二子指堯舜。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將令後世妄行穿鑿而殖穢亂也。簡髮而櫛，數米

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



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爲盜，日中穴隊。無所顧忌。隊，穽也。

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

人與人相食者也。』南榮趯蹙然正坐，曰：『若趯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托

業以及此言耶？』庚桑子曰：『全汝形，抱也保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

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趯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

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

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未有閉之。而物或間之耶？欲相求而不能相

得。兩形雖開，而不能相得，將有間之者矣。今謂趯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趯勉聞

道達耳矣。』勉，強聞道，僅達於耳，未入於心也。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小蜂不能化藿蠋，藿，豆

中大青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

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趯  
羸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趯曰：『唯！』  
老子曰：『子何與人皆來之衆也？』謂其挾三言而俱至也。南榮趯懼然顧其後，老子曰：  
『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趯俯而慚，仰而嘆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  
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趯曰：『不知乎？人謂我朱通銖，鈍也。愚，知乎？反愁我  
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  
此三言者，趯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  
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  
人哉！喪亡性情之人。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南榮趯請入就舍，  
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灑濯孰哉！問其灑濯身心功夫或熟與否。』

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惟見其鬱鬱自然，而其中灑濯未淨，猶有惡也。夫外鞮者不可繁而

捉，將內捷。捷，以皮束物。繁當作繳，纏繞也。捷，門捷。外物擾心，不可爲所纏繞，當內閉其心焉。內鞮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捷。於內；

則當使外物不入。外內鞮者，道德不能持，而况放道而行者乎？若耳目眩惑于外，心術流蕩于內，則雖有道德者且不能自持

，况遵道而行者乎？南榮趺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

病也。若赫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趺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

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不離其性。能勿失乎？還自得也。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當則吉，過則

凶，知其先幾。能止乎？能足乎？能舍人而求諸己乎？能翛然乎？無所累。能侗然乎？無所知。

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噎不噉，和之至也。任聲之自出，不由於喜怒。終日握而手不捩，共

其德也。任手之自握，非獨得也。終日視而目不曠，偏不在外也。任目之自見，非係於色也。目動曰曠，睛有所移曰偏。行不

知所之，居不知所爲，與物委蛇，而同其波。無心而順物也。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趺

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自無其心，皆與物共。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爲怪，不相與爲謀，不相與爲事，翛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器字泰定者，所發爲天光而非人耀。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天光自發，而人見其人，物見其物，物各自見而不見彼，所以泰然而定也。人有修者，乃今有恆。人而修則自得矣，所以常泰。有恆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所不能知，不可強知，故止斯至也。若有不卽是者，天鈞敗之。意雖欲爲，爲者必敗，惟天理終不敗也。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

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安之者命，故其成不滑。不可內於靈臺。

當作萬惡不可內於靈臺。靈臺，心也。

靈臺者有持，謂不動於物，其實非持。

而不知其所持，若知其所持，則持之。而不可持者

也。持則失也。

不見其誠已而發，不自照其內而外馳。

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事不居其分內。

每更爲

失。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

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分也。遊於分內者，行不由於名。券外者，志

乎期費。若存分外而不止者，卒有所耗費也。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本有斯光，因而用之。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

雖已所無，猶借彼而販賣。

人見其跂，猶之魁然。夫期費者，人已見其跂矣，而猶自以爲安。

與物窮者，物入焉。窮借爲空，空故可入。與

物且同阻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之。盡背離之。兵

莫憚于志，鎡鋤爲下。志存殺人，凶於利劍。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陽陰賊

之，心則使之也。心使氣，則陰陽微結於五藏，而所在皆陰陽也，故不可逃。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道者，先天之朴，故則分，分則有腐

有毀，而道亦不離。

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

道之分，本無惡也，其所惡者，以成毀之各通。

其體而不相通耳。所以惡乎各備而不相通者，以人之各有其備而不能相通耳。

故出而不反，見其鬼。

不反，守其分內，則其死不久。

出而得是謂得

死，乃得生。

滅而有，實鬼之一也。

已滅其性矣，雖有斯生，何異於鬼。

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

雖

斯形，苟能曠然無懷，則生全而形定也。

出無本，

欬然自生。

入無斂，

欬然自死。

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剽；

有所出而無斂者，有實。

言出者自有實耳，其所出無根斂以出之。

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

字者有上下四方，而無定處可求。

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

宙有古今之長，而其長無極。長，猶增也。本，始也。雖有增長，亦不知其始末。

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

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

以有爲有，必出乎無見，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

任其自生，而不生生。

古之人其知有

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

矣，將以生爲喪也，以死爲反也，是以分矣。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

死。以無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

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載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三者之論，或有而無之，或有而一之，或分而

齊之，雖次第不同，而皆未離於宗。譬之楚之宗族，昭景以謚爲氏，所以著代；甲氏以邑爲氏，所以著封，雖同是公族，其氏非一也。有生，賊也，披然曰移是，嘗言

移是，非所言也。誠，釜底黑。言有生直聚氣耳，本是幻相，何得妄生分別之見於人已之間乎，今乃披然而曰移是，非言之當也。披然，分解之義。各是其是，是無常在，故曰移。雖

然，不可知者也。不言其移，則其心不可知，故試言也。臘者之有脆胲，可散而不可散也。胲當爲胲之誤。說文，脆胲同訓

牛百葉。散者，說文云，雜內也。不雜他肉，故云不可散。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偃謂屏爲是舉移是。寢廟則

，屏廟則以偃洩，則寢廟之是移於屏廟矣。故是非之移，一彼一此，誰能營之。故至人因而乘之，則均耳。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爲本，物之變化，無時非生，生則所在皆本

也。以知爲師，所知雖異，而各師其知。因以乘是非，乘是非者，無是非也。果有名實，物之名實，果各自有。因以己爲質，

質，主也。物各謂己是，是以爲是非之主。使人以爲己節，人皆謂己是，故莫通。因以死償節。殺身成名節，名節成而身死，是謂以死償節。若然者，

以用爲知，以不用爲愚；以徹爲名，以窮爲辱。移是，今之人也；古之人，無是非，非，何移之有。是

蝸與鸞鳩同於同也。

移是之人，所見者小，不知大道之相通，是蝸與鸞鳩既相同，而此輩亦與之同於同也。

蹠市人之足，則辭以放

驚；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

踏市人之足，則自稱放驚以謝罪。兄踏弟足，則以氣而噓，嫗拊之而已。至於父母蹈子之足，則併嫗拊而忘之矣。

故曰：至禮

有不人，

不人者，視人若己，則不相辭謝，斯乃禮之至也。

至義不物，

各得其宜，則物皆我也。

至知不謀，

謀而後知，非自然知。

至仁無親，

至信辟金。

不待金玉為質。

徹志之勃，

悖

解心之謬，

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

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

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

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道者，德之欽也；欽，陳列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

質也。性之動，謂之為；為之偽，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

睨也。

外交於物為接，內慮於心為謨，知皆本此。若知者之所不知，外不着物，內不着己，如睨者不必瞻視，於物無不見也。

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

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

有彼我之名，故反名得其實則順。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己



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佞乎人者，唯全人能之。是工於人而拙於天，

聖人任其自然而不以有心爲之，其工拙反，拙於人，所以佞與人也，聖人所以爲全人也。唯蟲能蟲，唯蟲能天。蟲自能爲蟲者天也。全人惡天，惡人

之天，而况吾天乎人乎？言天人之間均不可以有心爲之。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爲之籠，

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胞人當作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

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侈畫，外非譽也。侈畫者，不拘法度也。介，則足之人。人既則

足，則不自顧惜，非譽不計，故不拘法度。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胥靡，刑徒之人。夫復讐不餽而忘人，忘

人因以爲天人矣。復讐，猶言服習。人不能忘情於人，於是始有餽遺，不餽而忘人，則無人之情矣。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斯可爲天人矣。故敬之而不喜，

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爲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怒同出爲

無爲，則爲出於無爲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

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 徐無鬼第二十四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若於山林之勞，顧乃肯

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者欲，長好惡，

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者欲，擊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

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

是狸德也；謂搏執求飽，得飽則止，是猶狸狴捕鼠，無大志也。中之質，若視日；視日者蓄其目，其心若有思，神已專於內。上之質，若亡其

一。精神不動，若無其身。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鈎，方者中矩，

圓者中規。言其動合矩度。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佚，自然

成才，不須教習，而皆驚竦若飛也。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狗馬之論，俱是凝神守氣之旨。武侯

大說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

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書周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日，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藿柱也。塞乎鼈鼪之徑，良位其空。且行且止於虛空間。聞人足音登然。空中足音。而喜矣，而况乎昆弟親戚之警欬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警欬吾君之側乎？」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茅栗，厭葱韭，以賓擲寡人久矣！夫今老耶？其欲干酒肉之味耶？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耶？」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

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耶？』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

不可以爲長，君下不可以爲短。萬乘之養與匹夫之養所處雖異，而神有各足，高非長而下非短也。君獨爲萬乘之主，以

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遠天地之平。夫神者，不自許也。物與之耳。夫神者，好和而惡

姦。和者，與物共。姦者，私自許。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

矣！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

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爲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美成於前，即惡生於後。君雖

爲仁義，幾且僞哉！民將以僞繼之耳，未肯爲也。形固造形，成固有伐。伐通敗。變固外戰。內心爲外物所變，則有戰爭。

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鶴列，陳兵。麗譙，高樓。無徒驥於錙壇之宮。步兵曰徒。錙壇，壇名。無

藏逆於得。不可食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

之土地，以養吾私與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修胸中

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撓。若未能已，則莫若修己之誠。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謔朋前馬，昆闍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宗！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瞽疾，聾有長者教余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爲天不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

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大師而退。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誅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營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招世，招播於世。中民，務求民心。矜難，勝人之所難勝。奮患，自奮於憂患之中。宿名，取名。廣治，廣其治世之具。敬容，飾其動作之容。貴際，以交際爲重。——士之不同若此，故當之者不可易其方。農夫無草

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比，通作庀，治也。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

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

變，權勢生於事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爲也。凡此諸士，用各有時，時用則不能自己，苟不遭時則不得用，故貴賤無常。此皆順比於

歲，不物於易者也。士之所能，各有其極，若四時之不可易耳。故當其時物，順其倫次，則各有用矣。是以順歲則時序，易性則不物，物而不物，非毀如何。馳其形性，

憺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

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

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公孫龍名。四與夫子爲五，果孰是耶？或者若魯遽者耶？

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

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爲之調瑟，廢

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廢，置也。置一瑟於堂，置一瑟於室，鼓此瑟之宮角，而彼瑟之宮角自動，蓋

以律相同，故聲相應，亦非奇事也。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隨調而改。鼓之二十五弦皆動，無聲則

動，有聲則非同不應，今改此一弦，而二十五弦皆改其以急緩爲調也。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魯遽以此夸其弟子，然亦以同應同耳，未爲獨其能事也。且

若是者耶？五子各私所見，而是其所是，然亦無異於魯遽之夸其弟子而未能相出也。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

以辯，相排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

未始吾非者，各自是也。○惠子恆欲以此爲子。

莊子

曰：「齊人躄子於宋者，其躄闔也不以完，

古者以則守門，欲其子爲闔，必躄之而不欲其形體完全。

其求鉏鐘也

以束縛，

鉏，似壺而大。○以束縛，恐其破傷。○此言賤子費鉏，自以爲是也。

其求唐也

亡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

亡求

子而不出境外，安得不遺失。

楚人寄而躄闔者，

躄當讀譎，怒也。○楚人寄居人家，而悉責其闔者，亦是自以爲是。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

舟人鬪，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

岑，岸也。○夜人與舟人鬪，不能脫身於岸上，徒以取怨於舟人。○齊楚二人之愚，而自以爲是，猶五子

之自是而以人爲非也。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類謂從者曰：「郢人墮垺也，

塗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

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垺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

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

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于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絜廉善士也，其於不己若者，不比之。』不與之並立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鈎也。逆也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畔，』高而不亢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一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淵。有一狙焉，委蛇攫抓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捷同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

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齊一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日遠乎累，方能槁形而灰心。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言古人宴會，當發言也。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聖人行不言之教，未嘗以語人。於

此乎言之。今得於此言於無言。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

投兵；丘願有喙三尺。

二人皆以無爲而解難息兵，則言殊無用，必喙長三尺而後能言，甚言其不能言之意。

彼之謂不道之道，謂彼

二子此之謂不言之辯。此謂孔子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

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

矣。儒墨欲同所不能同，舉所不能舉，故凶。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

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有而無之死無諡，功不在己，故無須諡以名功，雖諡而非己有。實不聚，今萬物各自足。名不立；

功非己爲，故名歸於物。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况爲大乎？夫

爲大不足以爲大，而况爲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

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己也。反己而不窮，循古而不摩，滅摩大人之

誠。不爲而自得，故曰誠。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歆曰：『爲我相吾子孰爲祥？』九方歆曰：『梱

也爲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

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極也！』九方歎曰：『夫與國君同

食，澤及三族，而況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

祥。』子綦曰：『歎汝何以識之？而梱祥耶？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

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爲牧，而牂生於輿；未嘗好田，而鶉生於突；室西南隅曰輿，東北隅曰突。

若勿怪何耶？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爲事，

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撓，吾與之

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

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以是泣也！無幾何而使梱之於燕，

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刖之則易，於是刖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

之街，終身食肉而終。

當爲爲掌，渠當爲康，街當爲闌。蓋棚破則而賣於齊，適爲康公守國也。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耶？』曰：『夫堯，畜畜

然仁；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

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損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

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仁義既行將僞以爲之。且假夫禽貪者器。仁義可見，則淫貪者將假斯器以掩其志。禽，通淫。是以

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若夫仁義各出其情，則其斷制不止乎一人。譬之猶一覘也。覘，割也。萬物萬形而以一劑割之則有傷也。夫堯知

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有暖暖姝者，有

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說也，自

以爲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以是謂暖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蝨是也；擇蔬蠶，

自以爲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

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所謂濡需者也。

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

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無草木之地曰：「冀得其

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

也。是以神人惡衆至。衆人自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比，合也。人衆則情離合，離合非利也。故無

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利以順天下，此謂真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

棄意。蟻至微，羊至柔，而有知意，真人則取其微且柔而去其知意。又魚無沽濡之德。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

平也繩。未能去繩而自平。其變也循。未能絕跡而支會。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居無事以待事，不以有事。

事求無事。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死生得失，未始有常。藥也，其實

董也；桔梗也，雞雍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何可勝言？藥所以醫病也，若不合於病，反以速其死，其實與董爲毒。

也。桔梗治心腹血瘀，雞雁即次寶，豕零即猪苓，皆藥名，迭相爲用，猶時時爲帝也，不可勝言。

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

知亡之所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鷗目有所適，鶴脰有所節，解

之也悲。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

河，而河以爲未始其撓也，恃源而往者也。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

物之守物也審。無意則止於分，所以爲審。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

有意則無屋，故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茲萃，苟不能忘知，則禍之長也多端矣。其

反也緣功，反守其性，則其功不作而成。其果也待久，欲速則不果。而人以爲己寶，不亦悲乎！已寶，謂有其知能。故

有亡國戮民無已，有身之禍。不知問是也。不知問，禍之所由，由乎有心而修心以救禍也。故足之於地也踐，雖

踐，恃其所不蹶而後善博也。踐當作淺，足之於地止取容足而已，故曰足之於地也淺。然容足之外，雖皆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曰雖淺恃其所不蹶而後善博也。

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

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道大陰解之，川其分內，則萬事無滯。大目

視之，用萬物之自見。大均緣之，因其本性，令各自得。大方體之，體之使各得其分，則萬方俱得。大信稽之，命之無合越逸所期。大

定持之，真不撓其自定，故持之以大定，斯不持也。盡有天，極物之自然。循有照，循理之自明。冥有樞，至理有極，但當冥之，則得其樞要。始有

彼，始由乎彼，故我述而不作。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

之。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應物宜而無方。而不可以無崖，各以其分。頡滑有實，頡滑，錯亂也。萬物雖錯亂而各

自有實。古今不代，各自有故，不可相代。而不可以虧，宜各盡其分。則可不謂有大揚推乎？揚，舉也。推，引也。推而揚之

有大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為？若問其大推，則物有至分，故妄已任物之理可得而知也，奚爲惑若此也。以不惑解惑，復於

不惑，是尙大不惑。感不可解，尙大不感，感之至也。

### 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



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爲者耶？』曰：

『冬則擗鼈於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謂我所安，別無他營也。夫

夷節已不能，而况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爲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

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

春，喝者反冬乎冷風。喝，傷暑也。假衣於春何足以救凍，反風於冬何足以救喝，欲因夷節以求進，何以異此。言其無濟於事。夫楚王之爲人也，

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窮也使

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妄爵祿而化卑。化爲卑其於物也，與之爲娛矣；其

於人也，樂道之通而保已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竝立而使人化；父

子之宜，彼其乎歸居，使彼父子各歸其所。而一閒其所施，其所施同天地之德，故閒靜而不二。其於人心者

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聖人達綢繆，無物糾周盡一體矣，無內外而皆洞照。而不

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爲師，人則從而命之也。

動使不離歸根之道。惟法天自然而已，不自知爲聖人，人則

因而名之。

憂乎知，而所行恆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

任知而行，則憂患相繼。

生而美者，人與

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

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

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

無已，性也。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緝，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

况見見聞聞者也。緝，盛也。入於丘陵草木所掩蔽之中，入之者十九，則其出於外而可望見者止十之二，猶覺暢然。

以十仞之臺，縣衆閒者

也。以十仞之台，懸於衆人耳目之間，人所共見共聞。

冉相氏。古之聖王。

得其環中以隨成，

居空以隨物，物自成。與物無終無始，

無幾時，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

日與物化，故常無我。常無我，故常不化。

闔嘗舍之？夫師天而

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爲事也若之何？

唯無所師，乃得師天。雖師天猶未免於殉，奚足事哉，師天猶不足稱事，况又下斯耶。

夫

聖人未始有天，有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

而不洩，其合之也。若之何？都無乃冥合。湯得其司御門尹官名登恆為之傅之，委之百官而不與焉。

從師而不囿，任其自聚非囿之也。得其隨成，為之司其名，司御之屬，亦能隨物之自成也，而湯得之，所以名寄於物，而功不在己。之名

羸法得其兩見。名法者，已過之迹，而非適足也，故曰羸然。無心者，寄治於羸司，則其名迹並見於彼。仲尼之盡慮為之傅之。仲尼曰，何

慮。一慮已盡矣，若有纖芥之慮，豈得寂然不動，應感無窮以輔萬物之自然也。容成曰：『除日無歲，讀日成歲，若除日則無歲。無內無外。』內不

煩慮，則外不為累。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官名，其人名術。聞而恥之，

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虜其民

人，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熟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畏忌而走。然後扶其背，

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

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餘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人迹所及爲通達。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辨乎？」君曰：「無辨。」王與蠻氏俱有限之物耳，有限則不問大小，俱不得與無窮者計也，雖復天地共在無窮之中，皆蔑如也，况魏中之梁，梁中之王，而足爭哉。

客出，而君恂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

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嗃也；吹劍首者，峒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峒也。』劍首，劍環頭小孔也。管孔小，猶以形氣相感而有聲，若吹劍首則峒然如風而過。道聖人於大人之前，曾不足聞。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漿，寶漿之家。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極，屋頂。子路曰：『是稷

稷，聚貌。何爲者耶？』仲尼曰：『是聖人僕也，僕，隱於僕隸。是自理於民，自藏於畔，

藏於壟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

俱是陸沈者也！當顯而隱，如無水而沈也。是其市南宜僚耶？』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

彼知丘之著，著，明。於己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爲必使楚王之招己也，彼且以

丘爲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爲

存？留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者禾，耕而鹵

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變其舊法。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飧。」莊子聞之曰：「今人之

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爲同以

與，爲同僞，化也。言其衆化也。

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萑葦蒹葭；喻心地之荒穢始萌以扶吾形，

尋擢吾性；其始若足以扶助吾形，浸尋既久，則拔擢吾性。

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

一 形神俱病，鹵莽之報。

柏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

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人屍焉，推而強之，推其尸而解朝

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災，子獨先離同之！」曰：莫爲

盜，莫爲殺人；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

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己；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爲物而愚不識，愚，一本作遇，過字之誤。因其不識而責之，是爲過不識。大爲難而罪不敢，大爲難，不致爲則罪之。重爲

任而罪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末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化，進德之極。事變無窮，始以爲是，而卒非之，又安知六十之所是者，非即五十九年之所非耶。此皆知之所不知也。萬物有

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則所謂然與然

乎？自謂然者，天下未之然也。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豨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爲「靈公」者何耶？』大弢曰：『是因是也。』

靈是無道之證，因證之。

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鱣奉御而進所，搏弊

而扶翼；男女同浴，是爲無禮。方博奕時，史鱣進御，乃急止博而下扶之，是爲敬賢。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

其所以爲「靈公」也。靈有美惡二義。豨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言卜

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

奪而里。里疑作埋。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少知問於大公調曰：『何謂邱里之言？』大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

而以爲風俗也。合異以爲同，散同以爲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係馬

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邱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大



人合并而爲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大人之化，不執偏見。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性各得正，民無違心。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殊氣自有，故能常有。若本無之，而由天賜，則有時而廢。五官殊職，君不私，故

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文者自文，武者自武，非大人所賜，若有賜而能，則有時而闕。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

名；無名故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溷溷，流行反覆。至有所

拂者而有所宜；於此爲異，於彼或以爲宜。自殉殊面，面，向也。心各不同而自殉焉。殊向自殉，是非天隔，故有所正者，亦有所差離。有所正

者有所差。正於此者，或差於彼。比於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爲丘里

之言。『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大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

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者也。是故天地者，形骸大者也；陰

陽者，氣象大者也；道者爲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

得比哉？名已有矣，故乃將無可得而比耶。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今名之辯，無不及遠矣，故謂道猶未足也，必

在乎無名無言之域而後至焉，雖有故名莫之比也。

少知曰：『四海以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大公

調曰：『陰陽相照相蓋，害通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雄

雌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

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萬物之所有言之所

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覩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

少知曰：『季真之莫爲，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徧於其理？』

大公調曰：『鷄鳴犬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

能以意其所將爲。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爲，未

免於物，而終以爲過。或使則實，莫爲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

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未生不可忌，自然突生，不可禁前。已死不可徂。死生非遠也，

理不可觀。或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吾觀其本，其往無窮；吾觀其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爲，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爲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爲，在物一曲，夫胡爲於大方！舉昇降便可知道。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求道於言意之表則足。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不能忘言而存意則不足。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道物之極，當莫爲而默爾，不在言與不言。極於自爾，物默而議也。

## 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外來禍福。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搬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萇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碧玉。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兼愛；故孝己憂而曾參悲。木與木相摩則然，同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該，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

焚大槐。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利害兩難。螻蟴不得成，若懸於天地之間。螻蟴未甦，風伸俱難，

其心若懸空而不自主，慰瞽沈屯，慰，鬱。瞽，闕。沈，深。屯，難。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衆人遺利則和，利害存懷，則其和焚

也。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憤然而道盡。月，金魄，水之所生。不勝火，言火落而水之源窮。儼然，衰散之義，道盡則形神俱盡。

莊周家貧，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

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

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

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

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

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任公子爲大鈎巨緇，五十犗犗，牛犢。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

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陷沒而下，驚揚而奮鬚，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嚇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臘之；自澗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輕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索綸趨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也。上告下傳曰：「東方作矣，出日事之何若？」小儒曰：「未

解裙襦，口中含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

珠！」為接其鬢，按以一指壓其顛也。顛下毛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開其頰，無傷口中

珠。諷刺儒者之拘禮也。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趨下，上長下短末儂

而後耳。頭向前，背後彎，耳却近後。視若營四海。萬目而憂。不知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

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爲君子矣。」仲尼揖而

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鰲

萬世之患，一世爲之，則其迹萬世爲患，故不可輕也。抑固竇耶？亡其略弗及耶？直任之則民性不窳，而皆自有，略無弗及之事也。惠以

歡爲鰲，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惠以邀歡，是爲醜行，民易進則不可妄惠之。相引以名，相結以隱。私

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順之則全，靜之則止。聖

人躊躇以興事，以每通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何可載而有其功，徒終於矜持而無益於事。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也。曲屈發也。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爲清江，使河

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

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

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箕其同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

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下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一

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

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

之。不用其知，而用衆謀。魚不畏網，而畏鸚鵡。網無情，故得魚。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

兒生無石碩同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

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側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尙有用乎？』惠子

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遁之志，決絕

之行，一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為君臣，

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不留其迹。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

也。且以豨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

人而不失己。彼教不學，承意不彼。順其自然而教化之。目徹為明，耳徹為聰，鼻徹為顛，口

徹為甘，心徹為知，知徹為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跖，不長於行。跖則

衆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也。當也。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降當作癘，謂不癘。

也。人則顧塞其竇。無性任天，竇乃開。胞有重閔，空曠。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無空

虛以容其私，則反戾共鬪爭也。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六情攘奪。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

自然之理，有寄物而通也。德溢乎名，修德過量，由於好名。名溢乎暴，好名過情，由於表暴。謀稽乎詘，詘，急也。操切則為人所謀。知出

乎爭，爭則以知巧相角。柴生乎守，柴，塞也。守，積也。閉塞由於積滯不化。官事果乎衆宜，果成也。衆有所宜，而後官事以成。春雨



日時，草木怒生，銚鐻具。田之。於是乎始修；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

到植，更生也。

靜然可以補病，

然信爲難，乃行有節度也。

皆也。剪也。滅也。

可以休老，甯可以止遽。雖然，若

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

補病休老止遽，皆既失而後圖之，非佚者之所也，故超然不駭。

聖人之

所以賊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賊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

所以賊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演門門城

名。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爲官師；

善毀，善哀毀也。

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

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踐於窾水，諸侯弔之，三

年，申徒狄因以踣河。筌者

香草，可餌魚。

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

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

哉！』

## 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

人不信己，寓寄於他人，則十言而九見信也。

重言十七；

世之所重則十言而七見信。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

卮，酒器。天

倪，自然之分。卮滿卽傾，空則仰，因物隨變，是爲日出，日盡其自然之分，則和也。

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

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同

於己爲是之，異於己爲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爲耆艾。以其耆艾，故俗重之。年先

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

人道，是之謂陳人。蓋以所聞先於我，有經緯本末，可以立人之道也，若徒以其年，不過爲陳久之人不足重也。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

曼衍，所以窮年。夫自然有分，而是非無主，無主則曼衍矣，誰能定之哉，故曠然無懷，因而任之，所以各終其天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

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理本自齊，若以言

齊之，不若不言而待其自齊，然不言者，非藉其口之謂也，不爭是非，不論同異，言與不言，非所計也。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

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於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以然，物有固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惟順其自然，乃可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雖變化相代，原其氣則一。始卒若環，於今爲始者，於昨已復爲始也。莫得其倫，理自爾，故莫得。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言孔子非勤志服知之故，乃謝去所志所知而隨時任物之自然，又不造言，自無是與非也。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復借爲伏；伏羈者，千歲松根也。凡受才大本者，皆伏藏靈氣於內。草所受才之大本，則松根也。人所受才之大本，則天地根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服，用也。我無言也，我之所言，直始人之口耳。好惡是非，利義之陳，未始出吾口也。使人乃心服而不敢讟，逆也。立定天下之定。口所以宣心，故用衆人之口，則衆人之心用矣；我順衆心，則衆心信矣，誰敢逆立也。

哉。吾因天下之自定而定之，又何爲乎。

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因而乘之，故無不及。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泊也，及親死，吾心悲。』弟

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

縣，係累也。罪，捕魚竹罔也。以利祿比罔羅也。

曰：『既

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鸛雀蚊虻相過乎前

也。』

言曾子之心已有係累矣，若無係累，則併不及養親之悲哀而忘之矣，豈計祿之多寡哉，若鸛雀蚊虻之過眼即去，不計其大小也。

顏成子遊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

年而通，

通彼我。

四年而物，

與物同。

五年而來，

得自。

六年而鬼入，

外形該。

七年而天成，

不自。

三

造化之自然。

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

未始有始。

生有爲，死也；

生而有爲，則喪其生。

勸公以

其死也，有自也。

自，由也。由有爲，故死。由私其生，故有爲。今所以勸公者，以其死之由私耳。

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

所不適？天有歷數，地有人夷，據險，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

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耶？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耶？鬼神未必盡靈盡應，未必不靈不應。

衆罔兩問於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

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叟叟也，貌動奚稍問也？自行運動，不可致詰。予有而

不知其所以。自爾故不知所以。予，蝸甲也，蟬蛻也，似之而非也。景似形而非形。火與日，吾屯也；

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耶？而况乎以有待者乎？彼，指形而言。形亦不能自主，尙爲影之所得，而况主

張有待之造化者將不爲彼之所得乎？是形影之不相離，皆不能自有也。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健動之義。

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來往強陽自動耳，不可問。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

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屣戶

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問，是以不敢；今問，請問其故。』老子曰：『而唯唯盱盱，貌。屈之而誰與居。人將畏避。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蹴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 讓王第二十八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也。

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

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

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用力貌。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載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大王賈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賈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筴而去之。民相連同聲而從之，遂成國。

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之王輿，王子搜緩緩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人魏見昭僖侯，人韓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攬之，則右手廢；右手攬之，則左手廢；然而攬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攬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攬也。』子華子曰：



「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治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鈞

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增

珠字之重哉？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卽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耶！』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

之言？』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綦】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諸侯三卿皆執旌。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也正坐而弦。弦歌。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

原憲華

皮木冠縱跟破履

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

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與馬之飾，憲不忍爲也。』

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噲，

潰通

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

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

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

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忤；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門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通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之，不能自勝，則已傷矣，又強制之而不使縱，是再傷也。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

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細人也！』

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

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具，以遭亂世之

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當作大。寒既至，霜雪

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也。琴擊也。琴

而弦歌，子路挖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

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同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

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退天子位，遺遙於共丘山首。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猷畝之

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泠

之淵。

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瞽光而謀，瞽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尅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湯又讓瞽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瞽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福求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爲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爲盟以爲信，揚行以說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竝乎周以塗塗汗我身也，不如避之以絜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一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取也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



二士之節也。

## 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樞當作樞，樞當作樞，樞當作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

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大山之陽，膾人肝而餽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耶！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傲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極當作強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餽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按劍矚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

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辨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恆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耶？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恆民畜我也，安可長久！』

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耶？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

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不成，身蒞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耶？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寄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蒞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耶？世之所謂高，莫若黃帝，黃帝尙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姜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中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鼈以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犬、豕操瓢而

乞者，

以上四人，不得其死，猶豬狗乞兒流轉溝中者也。

皆離名輕死，不念本根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

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

天下笑。——自上觀之，至於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

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

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

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

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

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中道者也。丘之所言，

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汲汲，詐巧虛僞事也，非可

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

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過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行往見跖耶？」孔子仰天而嘆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鬚同幾不免虎口哉！」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何不爲總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獲聚臧獲從驢曰：「汝行如桀紂，」則有忤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

爲宰相，「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子張曰：『子不爲行，卽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僞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



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則一也。故曰：無爲小人，反殉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無赴而富，無徇而成，將棄而所得。夫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勝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字爲陳仲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士之所語，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此章主蔑行賤士以全其內，然後行高士貴。』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耶？意知而力不能行耶？故推正不忘耶？』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爲與己同時』

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爲夫絕俗過世之士焉；

言人心易動，但人與賢人俱生，便自謂過於世人，况自爲富貴者乎。

是專無

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懽之喜，不監於心。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以爲威強，秉人之知謀以爲明察，因人之德以爲賢良，非宮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爲，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爲，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有餘，故辭之，棄

天下而不自以爲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邀名譽也。堯舜爲帝而雍，雍，推之說，推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爲福，有餘爲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鐘鼓箎篳之聲，口嘖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佻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通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爲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膺服而不舍，滿心戚醮，求

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也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彈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此章言知足常足。

### 說劍第三十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

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曠目而說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十步之內，輒殺一人，則歷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千里之遠，所殺多矣，而劍鋒不缺，所當無撓者，極言其劍之利也。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

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治也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鏑，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夾，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鏑，以賢良士爲脊，以忠勝士爲鐔，以豪傑士爲夾；此劍直之

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知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聞義而愧，纓三周不能坐食。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忿不見禮而自殺。

### 漁父第三十一

孔子游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瑟，奏曲未半，

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也。分，異。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屨機也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未盡之言。而去，丘不肖，未知



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理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賤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

官而擅飾禮樂，飾人倫以化人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摠；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論；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僞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頰兼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規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很；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罹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急，而影

不離身；自以爲尙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

『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

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

祿祿形見爲禮。

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於僞，而晚聞大道也！『孔子

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挈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挈逆立，而夫子曲要腰磬折，言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

義有閒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仁，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 列御寇第三十二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餐，實衆之家而五餐先饋，有五家先饋進之，敬之也。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不解，誠積於中形謀成光，形宜謀於外有以外鎮人心，其內實不足，以服物。使人輕乎貴老，若鎮物由乎內實，則使人貴老之情篤也。而救其所患，以美形，則

所患亂生。

夫饗人特爲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此，

而况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

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省內乎！汝處已，人將保附也汝矣。』無幾何而往，

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立豎杖蹙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

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跣而走，暨及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

曰：『已矣！吾因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

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性，又無謂也。人感

而使人豫悅而來保者，殆表異示之故耳，然有所感，則已搖動本性矣，故無謂也。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

覺莫悟，何相執也！所與遊者，既不自告，至其所言又鄙小，徒爲人之毒害，同入迷途，孰能相出。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

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鄭人緩也，呻吟讀誦裘氏之地，祇也適三年而緩爲儒，儒成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

其弟墨。學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弟名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

爲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良或作垠，冢壙也。』既爲秋柏之實矣！夫造物者之報人

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夫積習之功爲報，報其性，不報其爲也。然則學習之功，成性而已，豈爲之哉。彼有彼性，故使習彼。

夫人以己爲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言緩自美其儒，謂已有積學之功，以賤視其親，不知性之自然。齊人之井飲者

相摔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穿井之人爲己有造泉之功，而摔飲者，不知泉之天然也，喻緩不知翟天然之墨而忿之。自是，有德者以

不知也，而况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

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所安者，天也。所不安者，人也。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

之人，天而不人。』

朱泮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同手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

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理雖必然，猶不必之，斯至順矣，兵其安有。理雖未必，抑而必之，各必其所

見，則乖逆生。

順於兵，故行有求；兵，謂胸中交戰也。凡以兵爲可順者，故所行輒有營求。兵恃之則亡。小夫之知，不離

苞苴竿通牘，敝精神乎蹇淺，昏於遺問之小務，所得者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

惑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同乎無何有之

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爲知在毫毛，所得之知甚細。而不知大甯。未始

有物之初，謂之大甯。

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

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履，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

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痊者，得



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耶？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坡乎！仲

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爲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矯飾本性以示民。受

乎心，宰乎神，不能與人相忘。夫何足以上民？彼宜汝與？彼指仲尼，汝謂哀公。彼與汝各自有所宜，相效則失真。予頤與？

效彼非所以養己也。誤而可矣。正不可也。今使民離實學僞，非所以視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

之難治也。治之則僞，故聖人不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事齒之，神者

弗齒。商賈不齒於大道，謂其有私心也。雖或偶以事齒，故相齒，而人之神終不樂，言不欲與之齒也。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內刑者，動與過

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動而過分，則性氣傷於內，金木訊於外也。夫免乎

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夏秋冬夏日暮之期，人者厚

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同有長若不肖，有順異也，懷急也，而達相濟也。有堅而縵，強

而又惰有緩而鈇。紆緩而又桀悍。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人之雖知，嘗有就義之人，即得棄義之人。故君

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

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

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正考父一命而偃，再

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人不致以不軌之事侮之。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矜

之貌再命而於車僂，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唐堯，許由，皆崇讓者也。而夫即汝夫，莊子言此，必有所指斥也。賊莫

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謂以心為睫也。人於目之所不接，而以意度之，謂其如是乎。及其有睫也

而內視，內視而敗矣。內視者，不以目視而以心視。凶德有五，中德為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

有以自好也，而叱皆通其所不爲者也。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

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杖物而行，偃俠不能俯執，困畏，不若人三

者：俱通達。知慧外通通於外則以無涯傷其內，勇敢多怨，仁義多責，達生之情者傀也大，達於

知者肖也小，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穉見人以穉子視之也。莊子曰：『河上有家

貧恃緯蕭草織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

之！碎也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

驪龍而寤，子尙奚微之有哉！得禍非小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

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齧粉夫！』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

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日月爲連璧，星辰爲

珠璣，萬物爲齎送；吾葬具豈不備耶？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鳥鳶之食

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鳥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

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以一家之平平萬物，莫若任萬物之自平也。不因萬物之自應，而欲以其所見應之，

則必有不合矣。明者唯爲之使，執其所見，則受使於物，安能使物哉。神者徵之，唯任神，然後能至順，故無往不應也。夫明之不

勝神也久矣！明之所及，不過形骸，至順則無遠近幽深，皆各自得。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

乎！

### 天下第三十三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

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凡此四名，總一人耳，因名而疏其義故異。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畜常，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民理既然，故聖賢不逆。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通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本數明，故末不離。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尙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

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察當讀為際，

一際猶一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有有當為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

時有所聞。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折萬物之理，各用其一，一曲故折判。察

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闔而不明，

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姓往而不反，必不合

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曜，麗也。暉，光也。言其儉。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

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為之大過，己之

大順，順借為踳，舛之或字。謂節辭非樂，反天下之心也。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汜愛

兼利而非鬪，其道不怒，但自刻。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荷立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

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未借爲非，敗卽伐字，言已非攻伐墨子之道也。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不類物。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無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川。山當爲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集鳩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蹻

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爲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侔之辭相應。件，同也。相

應，相爭辯。「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也，主也。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胫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眞天下之好也。眞，好也。將求之不得也。心誠求之。之求。

雖枯槁不舍也。糜頂放踵利天下爲之。才士也夫！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通於人，不忤於衆，願天下之安甯，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說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華山上下均平，作冠象之，表心均平也。接萬物以別宥爲始。其接萬物也，別也宥之，不



欲令其相  
犯錯也。

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膈，和合驩以調海內。』

其言心之情欲，謂  
心之爲行，所以和

合，驩調海  
內者也。

請欲置之以爲主。

二子請得者此者  
立以爲物主也。

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

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

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爲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

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

宋餅尹文稱天下爲先  
生，自稱爲弟子。

日夜不休。曰：「我必得

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爲苛祭，不以身假物。」

必自出其  
力也。

以

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己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大

小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言所行不過  
如此也。

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

聽其自流，  
無有主持。

趣物而不兩；

隨事而趨，  
不生兩意。

不顧於慮，不謀

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

風而說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周。德用乃。乃至。在其性。）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冷汰（謂知力淺，不知任其自放。然，故薄之，而又鄰傷。）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謂知力淺，不知任其自放。然，故薄之，而又鄰傷。）縱脫無行，而非天譏。裸無任，而笑天下之尙賢也。（不肯當其任，而任夫衆人，衆人各白能，則無爲尙賢，所以笑也。）下之大聖，椎拍輓斷，與物宛轉。（用刑具是與物宛轉也。）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任性獨立。）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

得怪焉。

塊，土塊無知之物，僅到以爲不失道，非死人而何，故齋傑笑之。

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

得自在之道也。

彭蒙

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竄然，

逆風所動之聲。

惡可

而言？常反人不見觀，

不順民

而不免於魀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躧不免

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概乎皆嘗有聞者也。

但不至也。

以本爲精，以末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

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說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

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己無居，

物來則應，應而不藏，故功隨物去。

是而委萬物，故物形各自彰著。

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

常無情也。

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

者和，得焉者失；

皆全者，不知所得也。

未嘗先人而常隨人。

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

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

人皆取實，已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已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身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寂寞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說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儻見之也。不急欲使物見其意。以天下

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眞，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璋而連犴，宛轉貌。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諷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游，而下

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歷物之意

陳數萬物之大丸。

曰：『至大無

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

無外不可一，無內不可分，故謂之一也。天下所謂大小皆非形，所謂一二非至名也。至形無形，至名無名。

無厚

不可積也，其大千里。

物言形爲有，形之外爲無。無形與有，相爲表裏。故形物之厚，盡於無厚。無厚與有，同一體也，其有厚大者，其無厚亦大。高因廣立，有因無積，則其可積，因不可積者，苟其可積，何但千里乎。

可積者，苟其可積，何但千里乎。

天與地卑，

通比，近也。

山地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

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

日適越而昔來。

地球固故繞而再至。

連環可解也。

物盡於形，形盡之外則非物也。連環所貫，貫於無環，非貫於環也。若兩環不相貫，則雖連環故可解也。

我

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

燕之去越有數，而南北之遠無窮，由無窮觀有數，則燕越之間未始有分也。天下無方，故所在爲中。循環無端，故

所行爲始也。汜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

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卵中已含有鷄形，若卵無毛，何能變成鷄形。鷄三足。鷄兩足所以行，而非動也。行由足發，動由神御。須神而行

，故曰三足。郢有天下。郢雖小，天下雖大，若與無窮之空間比，則無分別。犬可以爲羊。命名無定。馬有卵。胎卵無定形。馬亦經過卵牛之階級也。

丁子有尾。蝦蟇亦曾有尾。火不熱。人覺火熱，非火自熱。山出口。在山呼則有同聲，猶有口也。輪不輾地。地平輪圓，輪之所行者迹也。

目不見。所以見者明也，目不假光而後明無以見光，故目之於物，未嘗有見也。指不至，至不絕。指之取物，不能自至，假物而至，而由指不絕也。龜長於

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矩雖爲方而非方，規雖爲圓而非圓，譬繩爲直而非直也。飛鳥之景未嘗動也。影處處改換，後影已非

前影。前影雖不見，仍在原處。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形分止，勢分行。形分明者行疾，日明無形，分無所止，則其疾無間。矢疾

而有間者，中有止也。質薄可離，中有無及者也。狗非犬。狗犬同實異名。名實合，則彼所狗，此所謂犬也。名實離，則彼所謂狗，異於犬也。黃馬驪牛二。牛馬以

。曰牛，曰馬，曰牛馬，形之三也。曰黃，曰驪，曰黃驪，色之三也。曰黃馬，曰驪牛，曰黃驪牛，形與色爲三也。故曰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白狗黑。狗之目眇，謂之眇狗。狗之目大，不曰大狗。

此乃一是一非。然則白狗黑目，亦可爲黑狗。孤駒未嘗有母。稱孤則無母。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若其可析，則當有兩。

若其不可析，其一常存。

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

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

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概也。概，通氏，略也。此其大略也。然惠施之口談，

自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惠施唯以天地爲壯於己。意南方有

倚人焉。異人，畸人。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

不慮而對，徧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爲

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塗其隩。小而暗。矣！由天

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蚊一虻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尙可，

充其一偏之能尙可。曰：『愈貴道，』幾矣！若曰此其愈貴於道者，亦幾危矣。惠施不能以此自甯，散於萬物而

不厭，卒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及，是窮響以

莊子校釋

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 雜 誌 特 刊

## ■ 新人雜誌 ■

上海淫業問題號 (1) 實價三角  
 衣食住問題號 (1) 實價一角  
 文化運動批評號 (3) 實價六角  
 泰谷兒號 (1) 實價三角

## ■ 新的小說 ■

戀愛號 (1) 實價二角  
 託爾斯泰號 (2) 實價三角  
 新年號 (1) 實價一角  
 週年紀念號 (1) 實價二角

## 家 庭 研 究

羅素婚姻研究號 (1) 實價一角五分  
 產兒制限問題號 (1) 實價三角

## 孤 軍 雜 誌

推倒軍閥號 (1) 實價二角  
 五九紀念號 (1) 實價二角

## 創 造 季 刊

雪萊紀念號 (1) 實價四角  
 民 鐸 雜 誌

尼采號 (1) 實價二角

泰 東 圖 書 局

■ 雜誌彙刊 以下均已出版！ ■

創造季刊	(1)	實價一元六角
創造週報	(1)	實價八角
孤軍雜誌	(1)	實價一元二角
家庭研究	(1)	實價七角
民鐸雜誌	(2)	實價一元
評論之評論	(1)	實價八角

■ 外埠函購寄費加一 ■

■ 標點古書 經支 偉成 先生 編纂！ ■

老子道德經	實價二角
揚子法言	實價二角
晏子春秋	實價三角
莊子校釋	不日出版

■ 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 ■

# 先生研究——

## 英文麼？

下列各書，是研究英文的  
唯一良友！

農立國著 **英文記憶法** 定價三角五分

農立國著 **英文類語解** 定價三角五分

英漢對照 **泰谷兒小說** 實價五角

英漢對照 **柴霍甫小說** 實價五角

蘇曼殊著 **漢英三昧集** 實價五角

蘇曼殊著 **拜輪詩選** 實價三角

# 孤芳集的！

## 出版物！

王新  
命著

1. 蔓羅姑娘——三幕劇——實價二角五分

書中敘一華父俄母之混血兒——少女的一生事實，此少女備嘗辛苦，而為其愛人所棄，少女因送其愛人至車站，而其愛人竟怒目斥之，繼而攀車欲上，車守推之下，因之一腿為火車所碾斷云云！

2. 狗——史——小說——實價二角五分

此書以東京一小狗為主人翁，所述亦僅止於此小狗一星期中之生涯，然從其背景觀之，則知此書實以東京留學界所稱七人組文學青年為其中心，其所描寫，亦多係此七人組文學青年之生活狀態也！

3. 黃昏——以上各書

4. 飄流三年記——均在印刷中

5. 小橋——均在印刷中

加新式標點符號分段的！

印訂精美，裝潢考究，  
紙張潔白，校正無訛。

西

廂

(1) 冊 實價五角

這是古代名曲的第一部，有

郭沫若先生的長序

老殘遊記

(1) 冊 實價五角

本書經吳齊仁先生標點校正已有  
許多學校採用爲課本了

『外埠函購，寄費加一。』

加新標點符號分段的！

中國的舊小說，描寫的手段是很高的；可惜舊本中的錯字太多，讀者難免有懷疑處，我們加以整理標點出來，以餉閱者！

三國志

袖珍本

平裝二冊定價五角五分

精裝一冊定價一元

水滸傳

袖珍本

平裝二冊定價五角

精裝一冊定價九角五分

上海泰東圖書局出版

# 章太炎先生

演講——著作

兩種！

## 國學概論

實價三角五分

## 白話文

定價五角

以上兩種是章先生演講和著作的，各地學校，多已採用爲課本了！

『外埠函購，寄費加一。』

新出版！

## 中國文化史

顧康伯編

平裝二冊，實價八角。

本書洋洋二十萬餘言，分十三章。自原始文化之萌動起，至現代止！敘述詳確，分章適當，取材嚴密，內容完備，頗合現代新學制高級中學及後期師範課本之用，江蘇省立第一師範及第五師範已採用本書爲課本。關心文化者，更不可不人手一編，而藉參考也！

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

郭夢良編

# 人生觀之論戰

全三册  
實價八角

有張君勵先生的長序并

署簽——

張君勵先生同他朋友們辯論人生觀與科學全部論文的彙刊，截至最後止，已經發表的全行收入，最爲完備，

張君勵先生的長篇序文對於人生觀不受科學支配這一點很有證明，與普通泛泛序文不同，爲本書所特有。

新學制中小學音樂課程綱要起草員

劉質平編輯

# 音樂教科書

已出十餘種——

另印書目，函索即寄。

購書簡章

1. 本局出版各書，定價的，七折。實價的，不折。

2. 外埠照書價外加一成寄費。

3. 郵票九五計算。

上海泰東圖書局謹啓

# 創造社叢書

女神	..	郭沫若著	..	實價五角五分
沉淪	..	郁達夫著	..	實價四角
沖積期化石	..	張資平著	..	實價四角五分
無元哲學	..	朱謙之著	..	實價三角
星空	..	郭沫若著	..	實價四角
愛之焦點	..	張資平著	..	實價四角五分
玄武湖之秋	..	倪貽德著	..	實價四角五分
煩惱的網	..	周全平著	..	實價三角五分
迷羊	..	郁達夫著	..	印刷中
流浪	..	成仿吾著	..	印刷中

## 創造社世界名家小說集

1. 茵夢湖 .. 郭沫若譯 .. 實價一角五分
2. 少年維特之煩惱 .. 郭沫若譯 .. 實價四角
3. 魯森堡之一夜 .. 鄭伯奇譯 .. 實價三角五分

## 創造社世界兒童文學選集

1. 王爾德童話 .. 穆木天譯 .. 實價二角五分
2. 新月集 .. 王獨清譯 .. 實價二角五分
3. 蜜蜂 .. 穆木天譯 .. 實價三角

## 創造社辛夷小叢書

1. 辛夷集 .. 創造社編 .. 實價一角五分
2. 卷耳集 .. 郭沫若譯 .. 實價二角五分
3. 薦羅集 .. 郁達夫著 .. 實價二角五分
4. 魯拜集 .. 郭沫若譯 .. 實價二角

上海泰東圖書局出版外埠函購加寄費一成

# 四大定期刊物

## 創造週刊

每册三分，寄費一分。  
全年連郵，大洋二元。  
半年連郵：大洋一元；

## 創造季刊

每季一册，實價四角。  
預定全年，一元六角。  
外埠每册，寄費五分。

## 孤軍月刊

每月一册，實價一角。  
全年二十册，預定一元。  
外埠每册，寄費二分。

## 淺草季刊

每季一册，實價五分。  
全年四册，預定一元。  
外埠每册，寄費三分。



